

870

異 味 集

徐 霞 村 譯

上 海

新 宇 宙 書 店 印 行

1 9 2 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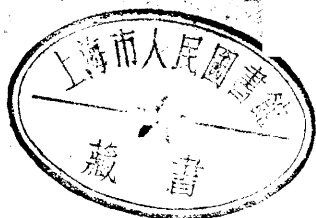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3 5953B

異 味 集

(1)

徐 霞 村 譯



上 海

新 宇 宙 書 店

1 9 2 8

~~1565560~~

異 味 集

1928 9 10 付排

1928 10 10 初版

1—1500 册



實價大洋四角

目 次

√一個哈叭狗的信(俄國郭高里).....	1
√打賭(俄國柴霍甫).....	15
√筏上(俄國高爾基).....	27
√她的情人(俄國高爾基).....	51
√正當慈善(法國法朗士).....	61
√利各的思想(法國法朗士).....	69
√絕望女(法國比爾路易).....	75
米古斯(美國布萊哈特).....	85
泡克佛萊鎮的敗類(美國布萊哈特).....	107
√一場把戲(猶太萊辛).....	125

一個哈叭狗的信

我穿上了我的舊外衣，拿起我的雨傘，因為外面正落着大雨。街上一個人都沒有。我只看見幾個披着肩巾的女人和撑着雨傘的長櫃。四周沒有一個高等階級的人，除了一位像我一樣的科員。我在一個十字路口見了他，我對自己說：“啊哈！不，我的朋友，你不是去上班去；你是在追着你前面的女人，看她的踝部，”我們這些科員們都是怎樣一羣畜生啊！我們像一切官僚一樣壞；一見女人的帽子就要跑過去。當我正在這樣想着時，我看見一輛馬車在我所經過的那個舖店門前停住了，我立刻認識牠了；牠是我們主任的馬車。“但是他是萬不會出來買東西的。”我想，“這一定是他的女兒。”我停

住了脚步，貼住了一面牆，一個隨從開了車門，她便小鳥般地跳出來了。她是怎樣用眼向四周環視
嘍！天保佑我！我完了！她爲什麼在這樣大的雨裏
還要出來呢？而人們還說女人不愛奢華！她並沒看見我，而且，的確地，我也是故意要躲起來，因爲我的外衣上有許多泥，而且也是老式的。現在的外衣都有深的領子，而我的外衣却只有兩片小領子；而且布也不好。她的哈叭狗並沒有在門關上以前近去，因此便被屏在街上了。我認識這條狗；牠的名字叫美吉。過了一會，我忽然聽見一個小聲音叫，“早晨好，美吉。”怎麼！見了鬼，這是什麼意思！誰說的這句話？我向四周望，只見有兩位打着傘的太太，——一個年老的和一個年輕的，——但她們却走過去了。忽然我又聽見。“啊，不要臉，美吉！”見鬼！美吉和那兩位太太的狗互相嗅起來了。“我說，”我想，“我一定吃醉了！”然而吃醉在我却是千古難遇的事。“不，斐黛爾，你誤會了，”——我明明地聽見美吉說。——“我這幾天……汪，汪，汪，……我這幾天……汪，汪，汪，……有了病。”

你看，你看！當我起初聽見這兩個哈叭狗說人話時，我真是非常驚訝。但過了一會，等我把牠想過一遍以後，我便不再驚訝了，世界上這種事的確很多。聽說在英國曾有一條魚用一種奇異的語言說過兩個字，有許多學者費了三年的工夫研究牠們的意思，然而仍舊沒有明白。而且我還記得報紙上也載過一段新聞，說有兩匹牛到一個舖店裏去買一鎊咖啡。但是當美吉說，“我給你寫了信，但是保爾幹沒能送去”時，我却驚訝了。妙哉！如果我這輩子曾聽見說狗會寫字，就讓我去領薪水吧！這真使我驚訝。不久我便開始看見聽見別人從沒見過聽過的事情了。

“我要跟定這哈叭狗，”我想，“看看牠到底是什麼東西，牠想些什麼。”於是我便落下我的雨傘跟定那兩位太太。她們沿着高羅科瓦雅大街轉入米卽斯先斯加雅大街，接着又走近一個木匠舖，末了才走到克庫西金橋，在一所大房子門前立住。“我認識這房子，”我對自己說；“這是梯維耶可夫的房子。”多大的一個怪物！裏面簡直不知道住了

多少人……如此多的客人和女僕；至於我的那些同事們，他們都像狗似地擠在一塊！我有一個善於吹喇叭的朋友住在那裏。這兩位太太走上了第五層。“好了，”我想，“我現在暫時不進去，但我却要記住這地方，有機會就幹。”……

到了下午兩點鐘，我便動身去找斐黛爾，預備去問牠。我最怕聞白菜味，而米耶斯先斯加雅大街上所有的小雜貨店却偏偏喜歡牠；於是，在離每家院子某種距離的地方，我總要掩住鼻，竭力地快跑。再加上那些該死的工匠又從他們的鋪店裏放出一些油煙，街上簡直沒有讓人走路的地方。當我走上第六層樓，拉完了門鈴時，裏面走出一位姑娘來，她並不難看，臉上帶點雀斑。我認識她；她正是那天和那位老太太一同走路的那位姑娘。她的臉微微地一紅，問道，“有什麼事？”我回答，“我要見見你們的哈叭狗。”那姑娘呆了；我立刻看出她呆了。這時那條狗也吠着跑出來了。我要捉住牠，但這個小鬼頭却差一點沒把我的鼻子咬下去。然而，我却望見那屋角上的狗籃。啊！這正是我所要的。

我走到牠跟前，掀開乾草，於是大喜過望地，我找到了一包紙片。看了這個，這可怕的狗就先在我的腿肚子上咬了一口，接着，知道那些紙片已到了我的手裏，便開始向我哀啼諂媚起來。但是我却說，“不，我親愛的；再見吧！”便一溜烟跑了出來。我想那姑娘一定以爲我是瘋子，因爲她那時實在受驚不小。

當我回到家時，我本想立刻就從事讀這些信，因爲我的目光在獨光下是不大好的。但馬卜拉這時忽然有了揩地板的念頭。這些蠢老婆總是不擇好時候收拾房間。於是我便出門散了一個步，借着想一想這件事。現在我總算能夠找出牠們所有的事情，牠們所有的思想，牠們所有的背景了；這些信一定能夠把一切都洩告給我。狗是一種聰明的動物；牠們明白所有的政治關係；那麼，無疑地，關於牠的主人的一切……他的寫照和他的事情！——也一定在這裏。而且，無疑地也有關於她的！——不要介意，靜些！到了晚上，我回了家。我全夜都躺在床上……

現在，讓我們看吧！信倒是很清楚可讀；祇是，不知怎地，字句中總好像有點狗氣。讓我們看：

“我親愛的斐黛爾：我仍舊沒習慣你這俗名子。爲什麼他們不給你找個好點的名子呢？斐黛爾，羅沙，多麼壞的調子！雖然如此，這都是不關大旨的。我很喜歡我們現在已經同意通信。”

這封信寫得非常對；在標點上或拚法上都沒有錯。連我的課長都未必能寫得這樣好，雖然他自稱他曾在大學裏受吏教育。讓我們再往下看：

“我覺得，能把我們的思想，感情，和印象傳給別人乃是世界上一件最大的幸福。”

哼——這意思是從一本從德國譯過來的書上抄來的——我不記得那書名了。

“我這話是從經驗而說，雖然我很少見聞我們房子以外的世界。我的生活過得平安而且快樂。我的女主人——爸爸叫她素菲——非常愛我。”

啊！啊！不要介意！不要介意！靜些！

“爸爸也常撫摸我。我的茶和咖啡裏都加奶油。啊，我親愛的，我必須告訴你。我真不明白保爾

幹在廚房裏暗的那些大骨頭裏會有什麼趣味。只有禽類的骨頭，只有骨髓沒有被人吮去過的骨頭，才好吃。把許多種醋汁攪在一起倒是個好辦法，只要裏面沒有什麼亂七八糟的菜果；但把麵包搓成小團丟給狗吃，這却是最壞的事。有些紳士坐在桌子上，他的手說不定摸過多少齷齪東西，可是他仍舊用手把麵包搓成一個小團，把你叫過去，塞在你的嘴。拒絕是失禮的事，因此你就得吃牠——自然滿心厭惡，但你總得吃牠。”

這些狗屁都是些什麼鬼話？就彷彿牠們找不出什麼更好的話來寫似的。讓我們看看下一頁吧；也許牠還會有趣些。

“我很願意把我們家裏所發生的事都告訴你。我已經對你提過素菲稱爲爸爸的那位主人了。他是個非常奇怪的人。”

啊，終於有了！是的，我早知道。牠們把一切事都用政治的眼光來看。讓我們看牠們怎樣論爸爸：

“奇怪的人！他從來不說話。但是在一星期以前，他却不住地向自己說，‘我能得到不能得到呢？’

有一次他還問我，‘你以爲怎麼樣，美吉，我能得到不能得到呢？我一點也不明白，因此我便嗅了嗅他的皮鞋，走開了，於是，我親愛的，一個星期之後，爸爸便興高采烈起來。每天早晨都有穿制服的紳士們走來慶賀他。吃飯的時候他也比平常高興得多。

‘啊，那麼他是有野心的啊！我必須注意這個。’

“再見，我親愛的！我現在必須停筆。明天我再把牠寫完。”

“唔，早晨好；我又來了。今天，我的女主人，素菲——”

啊，現在我們可以知道些關於素菲的事了。
哦！

見鬼！——不要介意，不要介意！讓我們往下看：

“我的女主人素菲今天是大忙而且特忙她是預備到一個跳舞會去。我很喜歡她能出門，因爲她出了門我就可以給你寫信。我的素菲非常愛去跳

舞會，雖然在每次穿她的舞裝之前她差不多總要在胸前畫一次十字。素非每次總要在早晨六點鐘才從他們那裏回來，回來時她的臉色永遠是這樣白瘦，我立刻就曉得他們全夜都沒給這可憐的女孩子什麼東西吃。我承認我這樣簡直過不了。如果我吃不到紅燒山鷄和小鷄翅膀，我——我就真不知道怎樣好了，我也喜歡鹹布丁。但紅蘿蔔，蕪菁，或薊菜却是壞東西。”

怎樣一個奇突的文章啊！一個人一看就知道牠不是人類寫的；牠開頭的時候倒是正確適當，但末了却總脫不了狗氣。讓我們再看一封吧。這封倒彷彿很長。哼——並且過沒有註明日子。

“啊，我最親愛的，我是怎樣感到春天的將近喲！我的心跳着，就好像渴望着什麼似的。我的耳邊永遠有歌聲，使我常常翹起一隻腳來，立在一個門邊聽半天。我要告訴你，我有許多求婚者。啊！假使你知道他們中間有此。是多麼討厭喲！有時還有一條粗大的雜種的看家狗，簡直笨得要死，——你可從牠臉上看出——在街上擺來擺去，自以為他

是個要重人物，而且人人都注意他。一點也不！我一點也不注意他，正如沒看見他一樣。此外還有一條可怕瘋狗，也常常停在我窗前。假使他用後爪立起來（這是大概這個俗東西辦不到的事，）他一定會比素菲的爸爸——他可以算一個高人，而且也很肥——還要高一整頭，這個混蛋簡直一點也不知分寸。我向他吼，但他却一點也不注意：他連眉都不皺。他伸着舌頭，垂着耳朵，在窗戶上爬望，——就像一個下等的農夫似的！但是，我親愛的，你以為我是不顧一切懇求的嗎？啊，不！假使你能看見那位從籬外跳近來的對門的青年啊！他的名子叫特雷索。哦，我親愛的，他的嘴部是多麼好看喲！”

見鬼！放屁？竟有東西把這種屁話放在信裏！給我一個人吧！我要看一個活人；我所要求的是可以滿足我的靈魂的精神上的食料，而所得的却是這種東西！讓我再看一頁吧；也許牠會好一點。

“素菲正坐在桌前縫一個什麼東西，我是向窗外望着，因為我愛看來往的行人。忽然一個僕人進

來說，“戴卜羅夫到。”“請他進來！”素菲叫了一聲，便跑來抱住我，‘哦，萬吉，萬吉！假如你知道他是誰就好了；一位侍從武官，黑黑的臉兒，一對這樣的眼——非常黑，像火一樣亮。’接着她便跑回她的屋子。過了一會，那侍從武官進來了，帶着黑鬍子。他走到鏡前，整了整他的頭髮，回顧室內。我吼，在我的地方坐下，不久素菲也進來了，臉上非常快樂。他立正。她鞠躬。我假裝什麼都不注意，走到窗前向外面望着，但我却把頭略向一面偏着，預備偷聽他們的談話。啊，我親愛的，他們所談的都是些什麼狗談喲！他們談怎樣一位太太在一個跳舞會裏出了錯，丟了醜；接着就是一位在袖子上有一個大皺紋，名子叫波布甫的人怎樣像一隻露鷺，幾乎跌倒；接着就是怎樣一位叫黎丁娜的女人以為她自己的眼睛是藍的，而其實却是綠的——等等。我真不懂，我親愛的，素菲在戴卜羅夫身找出了什麼好處。她為什麼這樣迷他呢”

這個，我覺得，其中一定也有不對的地方。戴卜羅夫竟能這樣蠱惑她。這是不可能的事。接着怎

麼樣呢？

“真的，假使她能喜歡這侍從武官，我覺得她也可以同樣地愛那位坐在他爸爸辦公室裏的科員。啊，我親愛的，假使你知道他是多麼可怕啊！完全像一個口袋裏的烏龜。”

這是那位科員呢？

“他有一個最特別的名子。他永遠坐在那裏修理筆頭。他的頭髮很像乾草。爸爸有差事都叫他跑，不叫聽差。”

我相信這小畜生是在指我。可是我的頭髮真像乾草嗎？

“素菲見一他就忍不住要笑。”

你扯謊，你這該死的狗！多麼一篇討厭的文章！就彷彿我不知道這是出於羨妒呢；就彷彿我不知道這是一個陰謀呢。這老頭子對我有不適當的痛恨，現在他竟用各種方法來害我——每一步都害我。唔，我再看一封就不看了；也許我可以把這事情弄得水落石出。

“我親愛的斐岱爾：請你饒恕我這樣久沒給你

寫信。我近來陷入一種絕對沉醉的狀態了。有些作家說，愛情第二生命，這是完全真實。而且在我們家裏近又生了很大的變故。那位侍從武官現在每天都來。素菲對他傾心若狂。爸爸也快樂。我甚至聽格利郭里說——他是揩地板的，永遠愛自言自語，——他們不久就要結婚了，因為爸爸是急於要看着他的女兒嫁給一位將軍，一位侍從武官，或一位師長的。”

見鬼！我不能再讀了。一位侍從武官或一位將軍！我也願意做一個將軍，但並不是爲的去向她，求婚等等——不，我願意做一個將軍，不過祇想看看他們怎樣裝起他的架子和神氣，擺起他們的官氣，然後告訴他們說，我把他們看得一個制錢都不值。這真討厭，該死！

我把這位小蠢狗的信，扯成碎塊。

此
页
空
白

打 賭

一

是一個黑暗的秋夜。一位年老的銀行家正在他的書室裏來回地踱着，腦子裏回憶着十五年以前他所開的那個宴會。宴會上有許多講究人物，也有許多有趣的談話。在許多問題之中，他們談到了死刑。來賓中有不少的學問家和新聞家，大多數都不贊成死刑。他們覺得牠是一種陳腐的懲罰手段，不合基督徒的國家，而且也是不道德的。其中有幾個主張死刑應該用永遠監禁代替。

“我不和你們同意，”主人說了。“我自身自然沒受過死刑或永遠監禁，但如果一個人對於一件事不是不可以預測，那麼，在我的意見就是死刑比

監禁還人道一點。死刑立時可以把人殺死，監禁却要慢慢地殺死。比如現在有兩個劊子手，一個在幾秒中之內把你殺死，一個却在幾年之內才能把你殺死，那個是更人道的呢？”

“他們都是一樣地不道德，”一個客說，“因為他們的目的都是取人的生命。國家不是上帝。即使牠有這種心思，牠也沒有權利把這不能復還的東西取去。”

衆人之中有一個律師，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當大家問他的意見時，他說：

“死刑和永遠監禁是同樣地不道德；但如果讓我在二者之間選擇，我當然要選第二個。活着總比不活好。”

接着便發生了一個激烈的爭辯。銀行家那時年紀還輕，皮氣也大，忽然發起氣來，把拳頭在桌上一拍，對那年輕的律師喊道：

“胡說。就是我給你打二百萬的賭，你也不肯在一個地窖裏住五年。”

“如果這話當真，”律師回答，“不要說五年，就

是十五年也行。”

“十五年！就是這樣吧！”銀行家叫，“諸位，我賭上二百萬。”

“同意了。你賭二百萬，我賭我的自由。”律師說。

於是這個粗野可笑的打賭便成立了。銀行家那時正有幾百萬的財產，驕傲而且隨便，這很使他高興。在吃飯的時間，他又開玩笑似地對那律師說：

“醒醒吧，青年人，等會就太晚了。二百萬在我並不算一回事，而你却有失去三四年你的最好的光陰的危險。我所以只說三四年，因為你是萬不會支持過於三四年的。而且，不幸的人，你也不要忘記，自願的比強迫的還要難受啊。只要你一想到你有逃走的權利，你的全功便俱廢了。我可憐你呢。”

銀行家在室裏踱來踱去回憶起這一切，問他自己說：

“我為什麼要打這個賭呢？有什麼好處呢？律師失去十五年的生命，我擲掉二百萬。這就能使人

們相信死刑是比永遠監禁好，或是壞嗎？不，不！一切都是妄言無用。在我這方面，這不過是富人的隨便；在律師方面，完全是爲金錢。”

他又接着想到那晚上以後的事。他們決定律師在極嚴的監視下受監禁，在銀行家的花園裏的一所房子裏。他們同意在禁監期內他將禁止出室，見人，聽見人聲和接受信件和報紙。他可以有一個樂器，可以讀書，可以寫信，可以飲酒吸煙。由雙方的同意，他可以從一個特別造成的小窗裏默然地和外界交接。一切需用品，書，音樂，酒，只要他從窗子裏遞一個條子，就可以無限量地收到。他們的合同訂得非常詳盡，監禁必須絕對嚴厲，律師必須絕對從一八七〇年的十一月十四日十二點起一直在那裏住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點止。只要他稍犯某個條件，只要他在酒時以前早兩分鐘逃走，銀行家就可取消他給二百萬的義務。

在監禁的第一年裏，從他所寫的紙條看來，這位律師是可怕地感到孤寂和無聊。從他的房裏日夜發出鋼琴的聲音。他拒絕酒和煙。“酒可以引起

人的慾望”他寫道。“沒有比獨飲美酒這件事再使人難受的。”而煙呢，煙又可以毀污他房裏的空氣。在這一年裏這位律師不住地要有趣的書；複雜的愛情小說，案情的或幻想的故事，喜劇等等。

到了第二年，鋼琴的聲音便聽不見了，這位律師祇是一味地要古書。在第五年音樂又聽見了，這位囚徒又要酒。據那些看守他的人說，在這一年之內他整天祇是吃，喝，倒在床上。他常常打阿欠，憤怒地和自己談話。書也不看。有時在半夜裏他忽然坐起來寫字。他常常寫得很久，到了早晨便把他所寫的完全撕掉。而且，有許多次有人還聽見他哭。

在第六年的後半年，這位囚犯忽然熱烈地研究起方言，哲學，和歷史了。他是如此猛進地研究這些學科，以至銀行家所買的書大有接應不暇之勢。在四年之間他們給他送了六百本書。當這種熱情正在焚熾時，銀行家便接到了以下的條子：“我親愛的打賭者。我現在要用六國方言給你寫這幾句話。請你把牠拿給專門家去看看。讓他們讀一讀。如果他們在裏面找不出一個錯誤，就請你在花

園裏放一聲鎗。聽見鎗聲，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工夫沒有白費。各時代和各國的天才所用的方言雖然不同，但在他們心中却燃着同樣的火焰。啊，你知道我是多麼快活呀，我現在已經能夠明瞭他們了！”囚犯的願望滿足了。由銀行家的命令，花園裏放了兩鎗。

後來，在第十年以後，這位律師便不動地坐在那裏，整天只念新約。一個在四年之內把幾百本書都看過了的人現在竟費一年的工夫來讀這本易解而又不厚的書，銀行家覺得這很奇怪。新約接着便換了宗教史和神學。

在他的監禁的最後兩年，這位囚犯讀書讀得奇怪地多。有時他忽然努力於自然科學，有時他忽又念起拜倫和莎士比亞。他常寫條子叫同時送進一本化學，一本醫學教科書，一本小說，一本哲學或神學的論文。他的讀書好像一個人在沈船後的一堆的木塊間游泳，因為想救自己的命，便一時抓這塊，一時抓那塊。

二

銀行家回憶起這些，想道：

“明天十二點鐘他就要恢復他的自由了。照合同，我必須給他二百萬。如果我給了他，我就完了。我便要永遠破產了。……”

十五年以前他倒有幾百萬，但現在却連自己都不敢說他是錢多於債還是債多於錢。股票交易所裏的賭博，冒險的投資，和即使年老都不能免的疏忽，已經漸漸把他的事業毀掉；這位無懼的，自信的，驕傲的實業家現在已變成了一個忐忑於市價的漲落的平凡的銀行家了。

“這該咒詛的打賭……”老人喃喃地說，失望地搖着頭……“這個人爲什麼不死呢？他只有四十歲啊。他將把我所有的錢都拿去，結婚，享福，在交易所裏賭博，而我却要變成一個羨慕別人的乞丐，每天要從他聽到這同樣的話：‘我的生活的快樂都是靠你得的。讓我幫助你吧。’不，這太難了！逃開破產和受辱的唯一道路——只有叫這個人死。”

鐘剛敲過三點。銀行家靜靜地聽着。全家的人都熟睡了，只可以聽見窗子外面的乾枝在冷風中

嘯叫。他悄悄地把那十五年沒開過的鑰匙從保險箱裏取了出來，穿上他的外衣，走出了房間。花園裏又黑又冷。天落着雨。刺人的寒風在花園裏振抖着，使樹木不能安定。雖然他竭力睜大他的眼睛，他仍舊看不清地下，看不清那些白石像，看不清那花園房，看不清那些樹木。他走到花園房的附近，立着脚步，叫了看守人兩次。沒有回答。顯然看守人已經找地方避雨去了，現在已在廚房裏或花房裏熟睡了。

“如果我有勇氣達到我的意向，”老人想，“他們一定先要嫌疑到看守人身上的。”

他在黑暗中摸着了石級，進了花園房的門，接着便向着一條狹窄的甬道走了兩步，劃開一根火柴。沒有一個人。只有一隻沒有被具的床立在那裏，還有一隻鐵鑪隱在那黑暗的屋角。囚犯住室的門上的封印還沒有動。

當火柴着完時，老人便興奮地戰抖着，從那小窗子裏向室內窺視。

囚犯的房裏正燃着一隻蠟燭。囚犯自己坐在

桌子上，只有他的背，他的頭髮和他的手可以看見桌上，椅上，以及桌下的毯上都散着展開的書。

五分鐘過去了，這位囚犯却仍舊不動。十五年的監禁已教會他靜坐了。銀行家用他的指尖在窗子上敲了兩下，但囚犯仍舊毫無回答的動作。於是銀行家便小心地把封條撕下，把鑰匙插入鎖中。腐銹的鎖發出一個可怕的吼聲，門咖然地響了。銀行家預料他要聽見一個驚呼聲和一陣脚步聲。三分鐘過去了，門後仍舊如以前一樣寂靜。他下了一個決心，走了進去。

桌前坐着一個人，簡直不像個活人。完全是個骷髏，緊張的皮膚，長長的卷髮，參差的鬍子。他的臉色是黃的，帶着土色的黑；兩頰凹進去，背脊又長又窄，那隻扶着頭的手是如此的瘦細，簡直叫人不忍去看。他的頭髮已經帶了灰色，誰看見那削瘦的老面孔也不能相信他是四十歲。在桌上，在他那垂低的頭前放着一張紙，上面用小字寫着些什麼。

“可憐的鬼，”銀行家想，“他已經熟睡了，大概正在做着發財的夢吧。我只消把這個半死的東西

提起來往床上一擲，用枕頭悶他一會，那就連最細心的檢查恐怕也不能找出什麼痕迹了。但是，在這以前，讓我們先讀讀他這裏所寫的吧。”

銀行家從桌上把紙條拿過來，念道：

“明天半夜十二點我就可以恢復我的自由，可以和別人交接了。但是，在我離開這個房間重見天日之前，我覺得我必須有幾句話給你說。憑我的良心，憑上帝的臨鑑，我要對你宣佈我恨惡自由，人生，健康，以及你那些書中稱為幸福的東西。

“我勤勤地研究人生已經有十五年了。十五年中我的確沒有見到世界和人，但從你的書裏我已飲了香酒，唱了歌曲，愛了女人……而且還有美麗的女人由你的詩人的神力的天才造出來的，像雲一樣地飄渺——在夜間找我，用細語給我述說神奇的故事，使我頭腦沈醉。在你的書裏我爬上了 Ellruz 和 Mont Blanc 諸山的山頂，從那裏我望到太陽怎樣在早晨升起，怎樣在傍晚用一種紫色的金色染着天空，大海，和山峯。我從那裏望到閃電怎樣在我頭上擊打雲彩；我望到綠的森林，田野，

河流，湖泊，城市；我聽到了海神的唱歌，我聽到了獵神的吹笛；我摸到了替上帝傳聖旨給我的那些小鬼們的翅膀……在你的書裏我入過無底的深洞，做過奇蹟，焚過城市，傳過新的宗教，征服過所有的國度。

“你的書給了我智慧。人類經了多少世紀所創造出來的思想都已結晶於我的頭殼裏了。我知道我比你們任何人都明白。

“然而我恨惡你的書，我很惡世上一切幸福和智慧。一切都是空虛的，薄脆的，幻覺的，像海市蜃樓一樣騙人。雖然你是傲驕，智慧，美麗，死神也是一樣地終要把你從地球的面上擦去，如同一個小老鼠一樣；你們的子孫，你們的歷史，你們天才的的不轉也將像溶石一樣和這地球同被焚毀。

“你瘋了，你走錯了路。你把謊話當做真理，把醜當做美。假如忽然蘋果樹和橘子樹上不生果子而生些蝦蟆和蜥蜴，玫瑰花忽然發出馬汗的氣息，你一定也歎為奇異。我對你這以天地為交易的人也是一樣地奇異。我不想瞭解你。



“爲表示我對你視以爲命的東西恨惡起見，我將放棄我以前曾夢爲樂園的二百萬。爲取消我對牠們的權利起見，我將在正當時刻的前五分鐘離開此地，打破合同。”

讀完之後，銀行家把這張紙放在桌子上，吻了吻這位奇人的頭，開始哭泣了。從來，即使是在交易所輸了很大的款，他都沒有這樣痛恨他自己。回到家裏他便倒在床上，但焦急和眼淚使他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早晨，那可憐的看守人慌慌地跑到他家裏來，告訴他他看見那住在那裏的人已從窗子裏爬出，走出大門，不見了。銀行家立刻帶了僕人走到花園房證實他的逃走。爲免無謂的謠言起見，他便從桌上把這張紙拿了起來，走到家裏，把牠鎖在保險箱裏。

筏 上

一

黑色的雲彩愈底愈厚了，緩緩地騰過這沈靜的河流。在遠處牠們的邊緣似乎接觸了那急流的，多泥的，滿溢春水的河面。在牠們接觸的地方，好像有一垛牆高聳天空，攔住了河路。

水流嗚咽地向那垛牆衝過去，似乎又被衝回來，向那彌漫着春夜的濃霧的兩岸流去。

筏子向前浮動着，前面展着佈滿了黑雲的天空。兩岸被黑暗籠罩着不能看見，好像已被春水的波濤沖入了天空了。

下面的河流向大海流去；上面的天空充滿了濃重而潮濕的密雲。

在這幅滿佈灰色的畫裏，沒有新氣，沒有顏色。

當筏子迅速無聲地沖下時，由黑暗中忽然駛出一隻汽船，煙突裏冒着火星，推進機撥得水花四濺。

汽船愈近，那上面的兩個探路燈也愈大愈亮了，桅燈慢慢地搖來搖去，好像正在怒視着黑夜。這時空氣中充滿了激水聲和機器聲。

‘抬頭！’一個聲音從筏子上發出來。發聲的是一個胸部寬厚的人。

在筏尾上立着兩個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根長橈，管着筏子的進行。米夏是船主的兒子，有二十二歲，一個漂亮，柔弱，面帶愁容的少年。謝該是一個鹵莽有力，被雇在船上做工的紅髮的農人，他帶着嘲弄的冷笑，露着大的牙齒。

‘右靠！’又有一個喊聲從筏前的黑暗中傳出。

‘嚷什麼！我們用不着你告訴。’謝該吼道；用他那寬大的胸部推着橈。‘啊！使點勁吧，米夏！’米夏用腳踏住木板，用他那瘦小的手掌把橈柄拉了—

下。接着劇烈地咳嗽了一陣。

‘使點勁，右靠！你們這倆可詛咒的飯桶。’主人又喊了，他的聲音裏含着憤怒和焦急。

‘得啦！’謝該喃喃道。‘看看你這好兒子吧。連一根草都折不斷，你還叫他掌舵！你這麼喊是要叫全河都聽見嗎？連一個掌舵的都捨不得雇。喊破你的喉嚨才好呢！’

末幾個字他說得聲音很大，好像故意要使別人聽見。

汽船很快地駛過筏子，使牠在泡沫很多的水上搖蕩起來，筏上的木板忽上忽下，木板的柳枝發出悽涼的潮濕的響聲。

汽船上有燈火的窗孔在駛過時映在激動的水上，有如萬點閃閃的金星。但不久就消滅了。

汽船激得水波在筏底動蕩起來，因此木板也都跳舞起來。米夏被這種動蕩所搖，拼命地抓住了櫓柄，使自己不致跌倒。

‘好，好，’謝該笑着說，‘你還要跳舞呢！你父親又要罵你了，也許還要給你兩下。那時你便要換一

個樣子跳舞了！左靠呀！啊。

謝該用他那鋼鑽似的胳膊重重地把櫓柄搖了一下，使牠深深地伸進水去。他是一個高大有力，愛嚙弄人，滿懷惡意的人。他赤着腳牢牢地站在那裏，有如鑲在板子上一樣；他的兩眼直釘在前面，時時預備說轉船的方向。

‘你看，你父親正親瑪迦的嘴哩！他們倆真是一對魔鬼。沒羞的，沒良心的！你爲什麼不離開他們呢，米夏——離開這兩個叛道豬？爲什麼？你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米夏用一種窒塞的嗓子說，並不去看那謝該在暗中指他給的地方——在那邊可以看出米夏的父親的外形。

‘我聽見了，’謝該故意地學他道，冷諷地笑看。‘你這可憐的弱鬼！你們這種情形真不錯！’他接着說，見米夏毫不動心，他的膽子更壯了。‘那老頭子是什麼東西！他給兒子找了一個女人，又把她從他手裏奪去，至終連一點事都沒有！老禽獸！’

米夏沈默不語，祇向上游望着出神——上游

也有一堵霧牆豎起。這時四方的雲彩都集到中央了，筏子好像正在絲毫不動地停在水中。灰黑色的密雲重重地壓在水上，似乎要攔住牠的去路。

全河像一個無底的旋渦，四面圍着參天的高山，山頂又罩着迷霧。

這時的寂靜使人覺得非常氣悶，微波輕輕地打着筏底，好像正在焦急似的。河水發出如泣如訴的聲音！黑暗中唯一的聲音——愈發顯得寂靜可怕了。‘我們要一點風才好，’謝該說。‘不，我們不光要風，——要有雨的風才好。’他一面自言自語，一面裝上他的烟袋。一根火柴劃着了，接着是點烟袋的聲音。這時有一點紅光發出來，照謝該的肥大的臉。等大光消滅了的時候，他也隨着隱入黑暗。

‘米夏！’他喊。他的聲音雖不如以前那麼粗野，却更帶嘲笑的意味。

‘什麼事？’米夏回答。他仍舊目不轉睛地遙望着遠處，好像正尋找什麼。

‘怎麼會弄到這步田地呢，伙計？怎麼會弄到這步田地？’

‘什麼?’米夏不高興地說。

‘你怎麼會結了婚呢?這是多麼奇怪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把你的妻子娶過來——以後呢?哈!哈!哈!

‘你們咯咯什麼?喂,喂!’這個由河前發出來的吆喝。

‘罪惡的禽獸!’謝該嘻嘻地喊道;於是又回到剛才的題目:‘喂,米夏,告訴我吧;立刻告訴我——爲什麼不告訴我?’

‘不要麻煩我吧,謝該,’米夏懇求地小聲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一次了。’

但是他由長久的經驗,知道謝該一定不能饒他過去,於是他便連忙說,‘唔,我把她娶到家裏——我向她說:“我不能做你的丈夫,瑪迦,你是個健壯的姑娘,我却是個多病的人。我實在無意娶你,但我的父親却強迫我同你成婚。”他整天對我說,“結婚吧!結婚吧!”我不喜歡女人,我說:尤其不喜歡你,你太粗野了。是的——我不願意同你有夫婦的行動。這種是非常討厭的,是一件罪惡。至

於兒女——兒女正是上帝給人的懲罰。’

‘討厭的，，謝該一面笑一面喊道，‘好！瑪迦回答什麼呢？什麼？’

‘她說，“我應當怎樣辦呢”接着她便哭起來了。“你同我爲難有什麼好處呢？我便這麼醜嗎？”她是沒羞的，沒道德的，謝該！“有這樣的身體和氣力，我還得找公公去嗎？”我回答說：“祇要你願意，你愛到什麼地方便到什麼地方。總之我不能違我的良心做事。如果我愛你，那就好辦了；但是像這種樣子，那怎麼辦呢？伊凡老爹說，這種事是一項不可赦的罪。我們不是禽獸，是不是？”她仍舊哭着說，“你把我平生的唯一的機會耽誤了！”我很憐憫她。“不要緊，慢慢地就好了。再不然你也可以進尼庵去。”說到這裏，她便罵起我來了，“你是個混蛋，米夏，——一個小胆鬼。”’

‘叫我真高興！’謝該嘻嘻地小聲說，‘那麼你會叫她入尼庵嗎？’

‘是的，我叫她到尼庵去，’米夏簡單地回答。

‘她罵你是混蛋嗎？’謝該提起喉嚨問。

‘是的，她這樣罵我。’

‘罵得對，我的朋友，是的，罵得對！你真欠打。’接着，他忽然換個腔調，帶一種嚴厲的神氣說，‘你有什麼權利違犯法律？可是你竟違犯了！凡事都是有定例，違犯是無用的。連討論都沒有餘地。但是你做的是什麼事呢？你腦袋裏有了邪念了。一個尼庵！愚蠢的傻子！她所願意的是什麼？願意入尼庵嗎？那裏面都是昏頭昏腦的傻子！想想這是什麼事！你既不是魚類，又不是禽獸，爲什麼把那姑娘毀了？她現在竟和一位老頭子同住！你使老頭子犯罪了！你破壞了多少法律喲！你這混蛋！’

‘法律是在人的靈魂裏。這個法律是人人所應守的。只要不違着靈魂做事，你便做不出壞事來。’米夏點着頭，用一種平和而低沈的聲調回答。

‘但是你已經做了壞事了。’謝該憤然說，‘在靈魂裏！多麼好聽的話呀！靈魂裏有許多東西。還有幾種是應該禁止的呢。靈魂，靈魂！你必須先要明白牠是什麼，我的朋友，然後——’

‘不，不是這樣，謝該，’米夏熱情地說，好像得

起勁似的。‘靈魂永遠是朝露般的透明。牠的聲音藏在我們心靈的深處，很難聽見；但如果我們總聽從牠，我們便永不會錯誤。憑着靈魂行事正是遵守上帝的意旨行事。上帝是在靈魂裏，所以法律也必在靈魂裏，——靈魂是上帝造的，上帝把牠吹入人體裏。我們必須曉得如何省察自己的靈魂——我們心須毫無情感地省察牠。’

‘你們這兩個睡鬼！抬頭！’這個聲音由筏子的前面發出，沿着河岸來。由牠的力量就可以斷定發聲者是一個強健有力而自喜的人，一個生命力很旺的人，他之所以叫喊並不是因為他必要給掌舵者以指導，乃是因為他的靈魂裏充滿了生命和力量，而這種生命和力量又要自由地表現出來，所以牠們便借着這如雷的聲音一湧而出。

‘你聽，那老流氓又在喊哩，’謝該嘻嘻地接着說。他臉上帶着笑容，用刺人的目光向前方釘着。‘你看，他們在他一塊噉咕噉咕地真像一對鴿子！你不嫉妬他們嗎，米夏？’

米夏漠然地望着前面那兩個搖動的前櫓。那

兩個掌櫓者時前時後，常常交叉成一個黑影。

‘那麼說你不嫉妬他們嗎？’謝該又說了一遍。

‘那與我有什麼關係呢？那是他們的罪惡，他們必有報應，’米夏坦然地回答。

‘哼！’謝該冷諷地發了一聲，裝上他的烟袋。

在黑暗裏又發了一次紅光。黑暗更密了，灰雲更近河面了。

‘你怎會有這麼一種性格呢，自然而有的嗎？但是你可不像你的父親，我的孩子！你父親是個很不錯的老貨。你看看他！他已經五十二了，還能御這麼壯的女人！雖說如此，她總比穿皮鞋的時髦女子好得多。她愛他，這是不能否認的！她愛他啊，我的孩子！誰也不能不羨慕他，他真是一條好漢，——他真好漢之王！當他工作的時候，那真值得一看再說，他又很有錢。你看別人多麼恭維他！他真是十全的人。是的。你呢？你一點也不像你的父親和母親吧？老安尼菲莎設若還在世，米夏，你想你父親該怎麼辦？那一定要鬧個大笑話呢！我很想看看她怎樣處置他！你母親是一個正當的婦人，有胆

量的婦人！她和你父親真可以說是一對！’

米夏仍舊不語，只倚着櫓凝視河水。

謝該也不說了。從筏子前部傳來一陣女子的尖銳的笑聲，接着一陣比較低沈的男子的笑聲。他們倆的形狀被霧所隔，謝該幾乎看不見了，但是他仍舊好奇地瞅着。那男子的身量很高，兩腿叉開立着，手裏拿着一個櫓，半面向着一個女子！那女子也倚着一個櫓，立在幾步遠的地方。她用食指指着他，嗤嗤直笑。

謝該嘆了一口氣，轉過頭來沉默了一會。但不久又說起來了。

‘別的先不用說，祇看他們倆在一塊夠多麼快活，——這是很值一看的！爲什麼我不能有這種事呢？我簡直成了喪家之犬了！假若我有這樣一個女人，我一定永遠不離開她！我要整天的摟着她。若是說我愛她，那一點也不錯！我向來沒有過這種豔福！婦女們可是不喜歡薑呢！她是個善於體量人的女人！她是個詭計多端的女人！她想尋味人生啊！你睏了嗎，米夏？’

‘不，’米夏鎮靜地回答。

‘你將來怎麼過呢？說句實話，你簡直同木樁一般孤獨！這真是點難事！什麼地方是你去的？在人生地疏的景況中你一定不能營生。你太荒唐了！一個人若不能自立，將成個什麼人呢？一個人有一張嘴，這是個夠受的重擔。你站得住腳嗎？你怎麼辦呢？有鬼，什麼地方是你去的？’

‘我嗎，’米夏突然立起身子來說，‘我要走開。今年秋天我要到高加索山中去，那麼，什麼事都完了。我的上帝！我若能離開你們就好了！沒有靈魂，沒有上帝的人們！離開你們是我唯一的願望！你們生在世界爲什麼？何處是你們的上帝？他不過是個虛名罷了！你們是靠基督活着嗎？你們都是豺狼，一點也不假！但在高加索那地方却有許多信靠基督的人。他們存着愛心，渴欲救世。但是你們呢——你們都是齷齪的野獸。幸而在那邊還有好人；我看見過他們；他們叫我去，所以我必須去。他們給了我一本聖書說：‘讀吧，信上帝的人，我們親愛的弟兄，讀一讀真理吧。’在我讀了牠以後，我

的靈魂已被上帝的言語洗刷一新。我要走開，我要離開你們這些貪婪的豺狼。你們整天光會吞吃弱者！讓我咒詛你們吧。’

米夏熱情地底聲說出以上的話來，似乎滿心懷着狂喜的感情，滿心對於這些肉食的野獸含着憤怒，滿心要到那些熱心救世的人們那邊去。謝該受了這下打擊，張着嘴，嚙着烟袋，半天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會，他才向四圍看了看，用一種粗暴的聲調說，‘有鬼！你怎麼忽然變壞了？你爲什麼念那本書呢？那一定是本壞書？唔，死心吧，死心吧！如果執迷不悟，你的結果一定不堪設想！趁你還沒完全變成野獸，快死心吧！在高加索的都是些什麼人！僧人嗎？什麼人？’

米夏的怒火起得快滅得也快；這時他祇用力使動他的櫓，在喉嚨裏喃喃自語。

謝該等候他的回答，却候不出來。他那健壯的身體被黑夜的可怖的沉靜罩住了。他很想回憶起從前的美滿的生活，很想用聲音打破這時的寂寞，很想擾動這藏在水中的和那陰慘可怖的雲中的沉

靜。——在筏子的前部有一種生命力使他欣然欲動。

在前面，他時時聽到一陣陣的歡笑聲和呼聲，這些聲音好像帶着春天的暖氣，與黑夜的沉靜抗衡，惹起人的情緒的欲望。

‘祇要你抓得緊，米夏，你一定可以再從老頭子那邊把她奪回！喂！’謝該瞅着米夏搖着櫓說，他在沉靜中實在忍不住了。

米夏倚着櫓立着，擦一擦額上的汗。

‘今天晚上汽船很少。’謝該接着說，‘我們這麼半天才過了一個鐘頭。’他見米夏沒有意回答，便自語道：‘這是因為還不到時候。這季也不過剛起頭。……我們快到加贊了。……倭爾迦河水真急，可以沖走一切東西。……你為什麼還這樣站着呢？怒了嗎？喂，米夏！’

‘什麼事？’米夏用惱怒的口氣說。

‘沒事，奇怪的東西；但是你為什麼不說話呢？你總是尋思。不要做這種事吧！尋思是有害於人的。你真自做聰明！你整天尋思。不知你其實是個

傻子。哈！哈！

謝該很得意自己的高見，咳了一聲，沉默了一會，嘯了一個曲子，然後又接續發揮他的主旨。

‘尋思？那是賣苦力的人的事嗎？看看你的父親，他一點也不尋思，但是他仍舊活在世上。他愛你的妻子，他們倆都看你好笑，你這自做聰明的傻子！這是真的！你聽聽他們！撕碎他們！我相信瑪迦已經有了小孩子。不要怕，小孩一定不會像你。他一定是個健壯的孩子，同西蘭一樣！但是仍舊是你的兒子呢！哈！哈！哈！他要叫你父親！其實你不是他的父親，你是他的哥哥；他的真父親乃是他的祖父。這真有趣！怎樣一個失倫的家庭啊！但是他們倆實在是一對高大的夫妻呢！對不對，米夏？’

‘謝該！’米夏帶一種悲哽的聲音說，‘看在基督的面上，我請你不要撕碎我的靈魂，不要用火烙我了。不要管我吧！千萬不要再說啦！看在上帝和基督的面上，我求你不同我說話？不要攪我啦！不要吸乾我心裏的血！否則我便下水去！那便是你的罪，一項大罪！我幾失掉我的靈魂了；不要逼我了’

吧！因上帝的緣故，我請求你！

黑夜的沈靜被着這尖銳而不自然的悲哽擾動了；米夏倒在筏上，好像被雲彩裏發出來的霹靂打倒了。

‘好，好！’謝該吼道，看着他的伙伴在筏上打滾，如同被火燒了一樣。‘怎樣一個奇怪的人！你應該早告訴我呀，如果有什麼！有什麼十分！’

‘你已經苦痛我半天了。這是何苦呢？我是你的仇敵嗎？’米夏又嗚咽起來了。

‘你真是個奇怪的孩子！一個古怪的人！’謝該聽了又怕又氣，叫嚷着說，‘我怎麼知道呢？我萬想不到你會這樣。’

‘那麼你要明白，我要忘却這件事！永遠忘却！我的羞恥，我的苦痛。你真是個殘忍的人！我一定要走開，永遠不回來！我實在忍不住了！’

‘是的，不要胡想了吧！’謝該喊，又帶着蔑視的口氣大聲罵了一句，以加重他的話。但不久便氣餒了，好像不敢看見他面前將要發生的慘劇；雖然如此，他仍舊不得不去看明白牠。……

‘喂！喂！我在叫你們！你們聾了嗎？’西蘭發出了叫喊了。‘你們在那裏說什麼？你們在那裏嚷什麼？往前！往前！’

西蘭似乎很喜歡叫喊，很想用他那充滿力量和健康的低沈的嗓子，一聲一聲地打破河上的沉靜，擾動溫潤的空氣，傳到米夏身旁。米夏站起來，把胸部靠在櫓上。謝該一面用盡平生的力量回答他的主人，一面在喉嚨裏咒詛他。

這兩種聲音打破了黑夜的沉靜，佈散於空氣之中。有的時候牠們合在一處，同角聲似的，但不久又尖銳起來了，在空中振蕩着，漸漸地向遠處傳佈，——終於消失。

沉靜又上來了。

月光穿過雲彩，瀉在水面，映出如鱗的光芒。但不久就被雨氣所掩了。

筏子仍舊在沉靜中順流而下。

二

西蘭像鐵砧似的站前櫓的一旁——他穿着紅色的襯衫，敞着領子，露出他那粗圓的頸子和有毛

的胸脯。一撮灰色的頭髮掛在他的額下，頭髮下露出一雙灼灼的黑眼，他的袖子捲到肘上，每當握櫓的時候胳膊上便露出青筋。他微微地彎着腰，注意地望着前方。瑪迦站在數步遠的地方，帶一種自滿的神氣睜着她的愛人的魁偉的身量。他們倆都在想自己的心事。他遙眺着遠處，她的一舉一動都按着他那多鬚的臉上而定。

‘那一定是個漁火，’他轉過頭來說。

‘對了，我們也正在走哩，啊！’她滿滿地吁了一口氣，使勁搖了一下櫓。

‘別累壞了自己，小瑪迦，’他說，看見她也拿起櫓來熟練地搖了一下。

她是一個又圓又胖的婦人，一對黑而亮的眼睛，一雙紅色的頰部；赤着足，祇穿着一件緊貼在身上的濕裙子，露出她的身體的外形，她轉過臉來，歡然微笑地說：‘你太留心我了，不要緊的！’

‘我只會吻你，不會關心你，’西蘭聳了一下肩說。

‘那可不行！’她漫然地回答。他們倆都沉默了，

用一種慾望的眼神互相瞅着。

河水在筏子下面潺潺地響着。在右岸上，遠處傳來一聲鷄鳴。筏子輕輕地搖擺着向前走動，前面的黑暗已有點亮了；連黑雲都顯出牠們的輪廓，不像那麼陰慘可怖了。

‘西蘭，你知道他們在嚷什麼嗎？我知道，我敢打賭。米夏正向謝該抱怨我們哩，謝該正咒詛我們哩！’

瑪迦焦急地觀察西蘭的臉神，——在聽了她的話以後，他的臉變得頑硬可怕了。

‘好！’他簡單地說。

‘好，算了吧。’

‘如果算了吧便沒有可說的了！’

‘別生氣！’

‘同你生氣嗎？我倒很想同你生氣，可是我辦不到。’

‘你愛瑪迦吧？’她小聲說，誘惑地靠在他的身上。

‘胡說！’西蘭加重說，向她伸出兩臂，‘得啦，別

同我開玩笑吧！’

她同貓似的捲了捲身子，重新倚在他的身上。

‘我們又要錯方向了，’他小聲說，吻着她的嘴唇。

‘起來！他們從那邊可以看見呢！’她把腦一仰，掙扎着要脫身，但是他用一隻胳膊摟住她，一隻胳膊搖船。

‘他們可以看見我們？讓他們看見吧！我唾他們！我犯罪了，是的，我也知道。我在上帝面前必有報應。但是你仍舊不是他的，你是自由的，你屬於你自己。他在苦痛，我知道。我怎麼樣辦呢？我的地位是快樂的嗎？真的，你不是他的妻子。但是都無關緊要，在我這種地位，我可覺得好受嗎？在上帝面見這不是個可怕的罪惡嗎？這是罪惡啊！我都知道，可以我都做了！因為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們一生祇有一次戀愛——我們說不定哪天就死。哦，瑪迦啊！倘若我晚一個月叫你和米夏成婚，這些事便不會發生了。倘若在安尼菲莎剛一死的時候，我便向你提婚，那就妥當了。在法律上也妥當，

不犯罪，不丟人。這是我的錯處，這錯處要損失我五年，或十年的壽命。這種錯處使一個人早早地變成老人。’

他堅決而鎮靜地說出以上的話來，臉上帶出果敢的神氣，好像預備要為戀愛的權利交戰。

‘唔，現在沒有了，不要自尋苦惱吧。我們把這事也說過不止一次了。’瑪迦微語說，輕輕地從他手中脫身，回到她的櫓旁。

他起始很快的用力前後使動他的櫓，似乎要借此除去胸上的重担，忘却自己的煩惱。

天慢慢地亮了。

雲彩都失去了牠們的重量，慢慢向四方散去，好像要勉強地給日光留出地方。河面也不像那麼濃重了，已發出鋼鐵的寒光。

‘前幾天他向我說到這事。“父親，”他說，“這不是我倆的絕大的羞恥嗎？放棄了她吧！”他指的是你。’西蘭微笑着解釋說。‘“放棄了她吧，”他說，“回到正道上來。”“我的親愛的兒子，”我說“如果你想留住你那張皮，趕快給我滾開！否則我非把你

扯成碎布不可！否則我就要你的命！我一想起我是你的父親就發愁！你這弱鬼！”他戰慄起來了。“父親，”他說，“我有什麼錯嗎？”“你有錯”我說，“因為你礙我的事，女性的東西！你有錯，因為你不能自立！沒生氣的東西，腐敗的東西！如果你真有錯，別人還要害死你呢，但是你還做不到。光會受別人的憐憫，可憐的畜生！”他祇是傻哭。啊，瑪迦，這是多麼沒有出息的事！假若別人處在這種活套裏，他們一定會脫身，可是我們却說不定反把牠弄緊呢！’

‘這句話怎麼講？’瑪迦說，害怕地瞅着他。他却冷冷不動地站着。

‘沒有什麼！他死了就好了！沒有別的意思。如果他死了，——那是多麼好的事啊！那時什麼事都好辦了！我要把我所有的田地都送給你娘家，堵住他門的口。他們倆便可以到西伯利亞或別的地方去。假若有人問我，“她是什麼人？”“我的妻子！你明白嗎？”’

‘我們可以弄一張執照，我們要在鄉間開一個小鋪，一塊過日子。我們要在上帝面前贖我的罪

惡。我們要輔助別人！這可以安慰我們的良心。不是這樣嗎，瑪迦？’

‘是的，’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她閉着雙眼，好像正在沈思。

他們默沉了；河水潺潺作聲。

‘他很多病，也許不久就會死的。’過了一會，西蘭說。

‘請上帝叫他快點吧！’瑪迦祈禱似的說，在胸前做着十字。

春天的日光破開一層一層的雲彩，在水面照出美麗的五色。微風一吹，整個自然界都感動了，活耀了，微笑了。雲間的青空遙對着被日光照暖的河水。筏子向前走着，把雲彩留在背後。

雲彩都聚在一塊，不動地懸在天空，好像要逃脫春天的暖日；因為日光滿含着熱烈的歡喜，正是牠們這些風雪的徵候的仇敵。

在前面，天空變得更淨潔明亮了。沒有什麼暖氣的，光輝輝目的晨日穩穩地美麗地從金紫的河波中升起，騰至澄藍的天空。左右顯出褐色的高

岸，沿岸都是綠林，以及露珠閃爍的青野。在空中盪漾着土地的氣息，青草的香味，和松樹的清香。

謝該和米夏黏在櫓上似的站着，但他們臉上的表情還不能被筏的人們看見。

西蘭直直地瞅着瑪迦。

她彎着身子冷冷地倚她的櫓上。她用做夢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一種神祕而有魔力的微笑得在她的脣邊，——這種微笑能使一個醜陋的婦人可愛。

‘抬頭，孩子們：向前，向前！’西蘭用全肺的力量喊，他覺得在胸中有一個強烈的衝動。

四周的一切經他這麼一喊都震動了。由兩岸發出很長的回聲。

她 的 情 人

我的一位相識曾告訴我以下的故事：

當我在莫斯科做學生的時候，我有一次住在一位名譽可疑的女人的對過。伊是一個波蘭人，人們都稱伊做黛利薩，

伊是一高碩而建壯的女人，面色黎黑，兩個又黑又濃的眼眉，一付粗大的臉，好像經斧子砍出來的一般——伊的深色的眼睛凶凶的射人，伊的嗓子發聲沈悶；伊那車夫似的步伐，和伊那漁婦似的體力，使我有點害怕。我住在最高層樓上，伊的屋子正同我對過。我若知道伊在屋的時候，我就不敢把門廠開。但是伊輕易不出門一次。有時我偶然在樓梯上或院子裏遇見伊，伊總是向我一笑，這一笑

我覺得又詭詐又凶惡。有時我還見伊喝得醺醺大醉，兩眼矇矓着，頭髮蓬鬆着，可厭地露出伊的牙齒。凡在這種時候，伊一定向我說話。

“你好麼，先生！”伊那可厭的笑聲更增加我對伊的憎惡。我本應該改換我的住所，以便免除這些見面和寒暄；但又因為我那個屋子非常舒服，由窗裏可以遙瞰很遠的地方，並且在下面的街道又十分清靜——所以我才忍耐下去。

有一天早晨，當我仰臥在牀上，正想託點事故，以為告假的理由的時候，我的屋門忽開了，可厭的黛利薩的沈悶的嗓子在門檻上發聲了：

“祝你健康，先生！”

“有什麼事？”我說。我見伊臉上帶出一種不安的懇求的樣子，這種樣子在伊真可算反常了。

“先生！我想求你一件事。你答應我麼？”

我仍然沈默地躺在那裏，自己想道：

“和氣點！……振作振作，我的孩子！”

“我想給家裏寄一封信，沒有別的。”伊說，用一種懇求，柔和，而怯懦的聲音。

“有鬼！我想道。於是我一躍而起，坐在桌子前面，拿出一張紙來，說道：

“過來，坐下，說吧！”

伊走過來，唯謹唯慎地坐在一隻椅子上，不好意思地瞅着我。

“好罷，給誰寫呢？”

“給鮑爾司。加斯普，在斯維加納村，在華沙大路……”

“好，快點！”

“我親愛的鮑爾司……我的乖乖……我忠實的愛人啊，願聖母保祐你！你黃金的心啊，你為什麼這許久沒給你的悲愁的小鴿子黛利薩寫信呢？”

我幾乎要笑出來。“一個悲愁的小鴿子！”身量有五尺以上，拳頭同石頭一樣，可是比石頭還重，臉上烏黑得像一隻生在烟筒裏，而沒洗過一次澡的小鴿子！我總算竭力忍住了，我問道：

“誰是鮑爾司！”

“鮑爾司啊，先生！”伊說，好像因為我忽略了這個名字而怪我似的，“他是鮑爾司——我的情

人。”

“情人！”

“你爲什麼這樣驚訝呢，先生？我，一個姑娘，就不能有一個情人麼？”

伊麼？姑娘麼？好吧！

“啊，還不能麼？”我說。“一切的事都是可能的。他同你已經做了幾久的情人了？”

“六年了。”

“嚇！”我想。“好，讓我往下寫吧……”

我實在告訴你，如果鮑爾司的通信者不是伊而是別的女子，我真想與他換一換地位。

“我十分感謝你，因爲你這次的費心。”黛利薩向我說，請了一個安。“也許我可以替你做點事吧，呢？”

“不，我也一樣地謝謝你。”

“也許，先生，你的衫或褲要補縫吧？”

她使我羞得面紅耳赤，我簡單地告訴她，我不需伊的幫忙。

她便走了。

兩個星期過去了。那是一個黃昏，我坐在窗台上，嘴裏吹嘯着，想找一個方法消遣消遣。我覺得煩聒不堪；因為外面括着大風，我沒有出門；無聊到沒法的時候，我便從事於自己分析和回憶。雖然這也是愚笨的事情，可是別的事我又不願去做。這時候屋門忽然開了。感謝上帝！有人來了。

“啊，先生，你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吧？”

原來是黛利薩。嘿！

“沒事，做什麼？”

“我要求你，先生，再寫一封信。”

“好吧！給鮑爾司，呢？”

“不是，這次是替他寫的，”

“什——麼？”

“我真可惡！這不是替我寫的，先生，我求你饒恕。這是替我一個朋友求的，也不是什麼朋友，不過是一個相識——一個相識的人。他也有一個情人，同我一樣的名子叫黛利薩。這就是此事的原委。先生，你願意給這個黛利薩寫信麼？”

我不發一言地瞅着伊——伊的面上現出不安

的樣子，伊的手指顫動。我在先還莫名其妙，以後我便猜着是怎麼一回事了。

“看哪，我的姑娘！”我說，“也沒有什麼鮑爾司，也沒有什麼黛利薩，完全是你一個人編的一套瞎話。不要再跑來謊誑我吧。我不願意同你有什麼交情。你明白不？”

伊忽然奇怪地害怕而昏亂起來；兩腳直戰，不能移動，嘴裏胡言亂語，非常可笑，好像想說一些話而不能說出來。我等候着要看是怎個結局，我覺着我明明顯顯地鬧了一個大錯，竟疑惑伊要引誘我走入歧途，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先生！”伊開口說。忽然，她又搖着伊的手走出門去了。我在屋裏心裏非常不高興。我靜聽：伊的房門砰地一聲關上了——顯然這位可憐的少婦已經發怒了……我自己思索了一回，便決定到伊那邊去，再把伊請過來，伊願意寫什麼就給伊寫什麼。

我走進了伊的屋子以後，把全室周覽了一遍。伊正坐在桌子上，用兩手支持着伊的臉。

“聽我說。”我說。

伊由坐位上跳下來，兩眼閃射的向我走來，把伊的兩手搭在我的肩上，於是伊便營營地細語起來，或者無寧說，伊用伊那特別沈悶的嗓子哼哼起來了：

“喂！正是如此。天下也沒有鮑爾司，也沒有黛利薩。但是有沒有，與你有什麼關係？用枝筆在紙上畫畫是什麼難事嗎；呃？唉，你麼！你也不過還是一個黃口孺子罷了！既沒有鮑爾司這個人，又沒有黛利薩這個人，祇有我自己。你算猜着了，也許於你有好處吧！”

“饒恕我！”我說，伊這一套歡迎詞真弄得我莫名其妙，“是怎麼回事呀？你說沒有鮑爾司這個人麼？”

“沒有。是的。”

“也沒有黛利薩這個人麼？”

“也沒有黛利薩。我便是黛利薩。”

我一點也不明白。我用眼凝着伊，想找出我們倆人之中到底是誰弄錯了。伊又回到桌子那邊，尋思了一會，又回到我面前，用着兇兇的口氣說道：

“既是給鮑爾司寫信這麼難，好吧，這就是你寫的信，拿走吧！自有別人替我寫。”

我一看，我替伊寫給鮑爾司的信正在伊手裏。
唉！

“聽啊，黛利薩！這都是怎麼回事？爲什麼你找別人替你寫信，而寫完了你又不寄去去呢？”

“寄到什麼地方去？”

“怎麼，給這位——鮑爾司。”

“並沒有鮑爾司這個人。”

我絕對不明白。沒法子祇好唾口唾沫要走。於是伊便講給我聽了：

“你問怎麼回事嗎？”伊說，還有些橫蠻，“天下並沒有這個人？我告訴你吧。’伊直伸兩臂，好像連伊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並無其人。“但是我要他存在……。我不也一樣是個人類嗎？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自然……。可是我給他寫信與任何人都沒有害……。”

“饒恕我——給誰？”

“給鮑爾司，自然。”

“但是他並不存在呀。”

“噫！噫！他不存在又有什麼關係？他雖不存在，但是他可以假設存在啊！我給他寫信，如同他真存在一樣。黛利薩就是我。他答覆我，於是我再給他寫……。”

我終於明白了。我覺着多們難受，多們喪氣，多們害羞啊！在我對過不過三碼遠的地方，竟住着一個人，因為全世界沒人善待伊，愛伊，便自己發明了一個情人。

“聽啊！你替我寫完一封信之後，我便請別人念給我聽，我於是覺着真有個鮑爾司存在。以後我便求你給我寫一封由鮑爾司給黛利薩——就是我一——的信。當這封信寫好之後，他們念給我聽，我又覺儼然有個鮑爾司存在。結果使我覺着生活還不致十分空虛，”

“你這個笨貨真見鬼！”我聽了心裏說。

自此以後，照例一個星期有兩次，我寫一封給鮑爾司的信，又寫一封由鮑爾司覆黛利薩的信。我寫得很動人……伊聽了使用伊那沈悶的嗓子哭

號。爲要報答我起見——因爲我給伊寫了些袴子使伊落淚的信，——伊便替我縫補襪子和別的衣裳上的破綻。三個月以後，伊便爲別種緣故被捕入獄。現在伊一定是死了。

我的相識者彈了彈他手裏的煙灰，深思地向上面的天空望了望，這樣結論說：

唔，唔，人類是愈嘗苦味愈向甜的東西追求。我們這些人包在道德的破布裏，隔着自滿的迷霧看東西，自信無罪，是不能明白這個的。

許多事都是發生得非常笨，非常殘酷。我們常說，墮落階級啊，墮落階級啊。我真不知道所謂墮落階級倒底是誰？第一，他們與我們有同樣的骨頭，肉血，神經。這件事在多少年以前就有人告訴我們了。可是我們却沒不去聽。我們果然真的就這像被人道主義的所染壞了嗎？在實際上我們也不過是墮落階級，而且，按我所見，很深地墮入自滿和自尊的深淵中了。夠了吧。這件事實在比山都年紀老了，——年紀老得連我們說起來都有點丟人了。實在太老了——是的，實在太老了！

正當善慈

明星報的創辦人，國家評論和新時代畫報的政治欄，文學欄的編輯，奧特，在把我接入他的編輯室後，便坐在深大的臂椅裏向我說道：

‘我的好馬多，請你給新時代專號寫一篇小說罷。三百行專為新年的文字。要一點帶上等社會色彩而能使人生趣的東西。’

我向奧特說我不長於這類的文字，至少也非如他所指的，但無論如何，我是預備要給他寫一篇的。

‘我希望，’他說，‘你的題目是：給富人看的故事。’

‘我却甯願作篇：給窮人看的故事。’

‘我的意思也是如此。——一篇能激發富人對貧民生憐憫心的故事。’

‘這正是我所反對的。我不求富人對貧民有什麼憐憫心。’

‘真奇怪!’

‘這不奇怪，這正是科學的。我以爲富人對窮人生憐憫心正是給‘人類平等’以莫大恥辱和戕賊。設若你要叫我對富人說幾句話時，我就向他們說：留着你的憐憫罷；他們用不着它。爲什麼單有憐憫心而無公平心呢？你們一定早打算好，而且早算清了。這並不是情緒上的問題。這乃是經濟上的事情。如果你們想借你的調濟延長他們的窮困，延長你們的富庶，你的同情淚豈能掩飾你們的調濟的害處。‘你必須物歸原主啊，’如在梅拉得長老講道後那律師對審判官說。你調濟貧民正是要避免‘物歸原主。’你們施捨以少數金錢正是要保存大宗的產業，以便你們晝夜的死守。莎慕斯的暴君之所以把他的戒指投入海中，也是因爲同樣的原故。但報果之神（Nemesis）並不欣受那點錙銖之餘。這隻

戒指終於被一個漁夫發現於魚腹，奉回暴君。波力克拉提後來把他的財產完全失掉……’

‘你在說笑話哩。’

‘我不是在說笑話。我是要使富人明白，他們是爲討便宜而仁慈。他們的慷慨費不了多少錢，不過要堵上債主的嘴而已。這不是正當交易的辦法。這意見說不定于他們有用哩。’

‘這就是要爲增加銷路起見而要發表的意思！一點也不是，我的朋友，一點也不是！’

‘你爲什麼必要人們對於窮人的態度異乎對富人和有勢的人呢？對於富人和有勢者他欠他們多少便還多少，若不欠當然就不還。此卽所謂誠實。如果他要誠實，他應當同樣對待窮人。你不要以爲富人什麼都不欠窮人。我不信那位富人做如是想。正因爲所欠太多，所以意見便有不同。於是誰也不急於解決這個問題了。大家都想模糊過去。誰都知道自己欠別人的債。不過因所欠之數不清，所以借時調濟一點以圖混過。這就是所謂慈善事業，有益於社會的事業了。’

‘但是，朋友，你的話中沒有常識。或者我之爲社會主義者還甚於你呢，不過我是講實際的。救濟人民的困苦，延長人民的生命，改革些不公平的事情，已是圓滿的結果。一個人做好事也不過是做到一部分，並非事事都能即刻改善。如果你寫的小說能感動一百個富讀者，使他們樂於賙濟，那也是件不小的成功。漸漸下去，貧民的命運或能變得好過一點。’

‘使貧民的命運好過一點便好了嗎？沒有窮就沒有富，沒有富就沒有窮，二者相因而生。我以爲窮人的境況不但用不着改善而且還應該加勵。我不願意鼓勵富人去賙濟貧民，因爲他們的賙濟是有毒的，因爲他們的賙濟是利於己而害於受者的，因爲富庶本身便是慘酷的，不能裝仁慈的假惺惺。你既要我給富人做篇小說，我當向他們說。‘你們把窮人當做狗，喂養他們正是要他們咬人。你們養的貧民都是資產階級的獵犬，向貧民吠逐。你們的賙濟祇限於那些有求於你們的人。工人並不向你們求什麼，他們也不受你們什麼。’

‘但病人，老者，和孤兒呢？……’

‘他們自然有權利活着。即是爲他們的原故，我也不去激發富人的憐憫心，我要訴諸公平。’

‘完全是理論上的空談！我們回到現實來罷。你給我寫一篇小說，同時你也可以提倡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現在是很時髦的主義而且是很高尚的主義。自然，我指的並不是革斯得的社會主義，也不是堯厄的社會主義。我所指的乃是穩健的社會主義，如反對集合主義者所倡的。最好你的小說裏來上幾個青年人。我還打算加入幾幅插畫，因爲讀者都歡喜有趣的圖畫。千萬要寫出一位年輕的女郎，姣媚的女郎。我想一定不難做到。’

‘是的，不難。’

‘你能再加一個小掃烟筒者嗎？我有一幅現成的設色畫，畫着一位年輕的女郎在馬得楞石階上賙濟一個小掃烟筒者。我們正可乘這機會把它用上……那天氣非常嚴寒，大雪正下個不住：美麗的女郎正把一角錢丟在掃烟筒者手裏，你明白不？’

‘明白’

‘你祇按這主旨發揮就行了。’

‘我來發揮。這位小掃烟筒者真是感激若狂，忽地撲過去，把女郎的粉頸緊摟。可巧伊是林諾梯伯爵的女兒。他吻了一下，立刻在這女郎頰上印了個煤烟的圓○。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又圓又黑。他真愛伊啊，愛梅（伊的名子）對於這種誠懇的，磊落的愛情焉能不動……我想這意思也夠動了。’

‘是的。你定能做到。’

‘你既鼓勵我，我就往下說罷。回了伊那富麗的家後，伊懶得洗臉，這是伊平生第一次懶得洗臉：伊願意保留住頰上的唇痕。同時小掃烟筒者也隨伊到了門口。癡心妄想地佇立在這年輕美麗女郎的窗下。……行不行？’

‘自然，自然。’

‘我再接續說罷。第二天早，當愛梅還在伊的小牀上躺着的時候，伊見小掃烟筒者由烟筒裏慢慢下來。下來後什麼都沒有表示，他一直向女郎撲去，給伊印上許多煤煙的圓○。我忘記對你說了，他也是非常俊美的少年。他正在狂喜的時候，不提

防却驚動了伯爵夫人。伊於是嘯喊呼救起來。但他好像中了魔似的，既沒看見也沒聽見。’

‘我親愛的馬多啊……’

‘他好像中了魔似的，既沒看見也沒聽見。伯爵聞聲慌忙跑進屋來。他的貴族派頭向來是不小的。他抓住這小掃烟筒者的臀部，提起來，把他擲出窗外——’

‘我親愛的馬多……’

‘我要趕快結束才好……九個月以後，小掃烟筒者便同貴族小姐結了婚，這就是正當慈善的結果。’

‘我的馬多，你拿我開心的時候也夠久了。’

‘一點也不是開心。我必須說完才行。小掃烟筒者娶了林諾梯小姐之後，便做了教皇伯爵，但不久又因為賽馬破產。他現在是孟帕地方蓋特街上的爐商。他妻子替他照鋪料子。賣爐子的價目是八十法郎一個，分期交納。’

‘我的馬多，你這故事一點也沒意思’

‘你聽啊，我的奧特。我方纔說的其實是拉馬丁

Chute d'un Ange和焚宜的Loa,無論如何,它總比你那些使人落淚的小說好些,那些小說使不和善的人自信爲和善,使不做好事的人自信做了好事,使人信仁慈是易事,而實則仁慈乃是世上最難的事。我的小説是含有深意的。並且它是樂觀的,有善結局的。因爲,在蓋特街上伊的鋪子裏,伊找着伊所求不到的娛樂和幸福——假若伊要嫁給一個外交家或官僚的話。我的編輯先生,請你回答我這句話:你願意把我的‘正當慈善’登於新時代上嗎?……’

‘你是正經地問我嗎?……’

‘我十分正經地問你。如果你不要我的小説,我就把它在別處發表。’

‘什麼地方?’

‘比較高等的雜誌。’

‘我請你去發表罷。’

‘你看看罷。’

利各的思想

一

人，獸，和石頭愈走近愈大，到我跟前就大得不成樣子。我却不是這樣。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般大。

二

當我的主人把將要放到自己嘴裏的食物給我丟在桌下的時候，那不過是要引誘我，如果我受了引誘他就可以打我。因為我不相信他會為我的原故而奪他自己的幸福。

三

在狗的鼻孔裏味是香的。

四

當我臥在我主人椅後的時候他可以使我溫暖。這是因為他是一個神。在壁爐的前邊有一塊熱的石頭。那塊石頭是神聖的。

五

我有意思我就說話。從我主人的口裏也發出同樣的聲音來表情。但他的意義並沒有我用聲音表出的那樣清楚。我發出的每個聲音都有一個意義。從我主人的口裏常發出許多沒用的雜聲。領略主人的思想是難的，却是必須的。

六

吃是好的。吃完了更好。因為在旁邊等着要搶你的食物的敵人是又靈又快的。

七

一切都流來流去。只有我是不動的。

八

我是萬物的中心；人，獸，物件，對我好的和對我壞的，都排在我的四圍。

九

在睡眠裏像可以看見人，狗，馬，樹，快意和不

快意的形體。當你醒來的時候這些形體就消滅了。

十

(反省)我愛我的主人波耶雷，因為他是有力而且可怕。

十一

因之而被打的行爲是壞行爲。因之而受撫摸或食物的行爲是好行爲。

十二

到了晚上鬼怪就集在房子的四處。我吠，爲的要警告我的主人把他們趕出。

十三

(祈禱)啊，我的主人，波耶雷，勇敢之神，我崇拜你。當你可怕的時候，你應受讚美。當你和善的時候，你也應受讚美。我屈膝於你的腳下：我舐你的手。當你坐在你的大桌上多量地吃肉的時候，你是十分偉大而十分好看。當你從一片木柴上打出火來，把黑夜變成白天的時候，你更是偉大而且好看。把我留在你的家裏，把每個別的狗都摒之於外。還有你，廚子安息里克啊，良善而偉大的神靈，

我怕你，我敬你，爲的是你好多給我些東西吃。

十四

一個對人求憐而對來到主人那裏的人物毒視的狗，所過的生活是不幸而無定的。

十五

一天，從一個破的水缸裏——那是裝滿經過客廳挑來的水的——水流到光潔的地板上來了。那個污濁的水缸大概要挨一棍子吧。

十六

人有開一切門的神力。我自己却只能開很少的門。門是一些不肯服從狗的大人物。

十七

想知道你對於人做得對不對是不可能的。你必須崇拜他們而不求明瞭他們。他們的智慧是神祕的。

十八

狗的生活是充滿了危險的。如果他想逃脫受苦，他就得永遠防備着，在吃飯中甚至在睡覺中。

十九

(懇求)恐懼啊，尊嚴而慈悲的恐懼啊，神聖而佑人的恐懼啊，請你常常附住我，請你在危險中充滿我，那麼我就可以避去害人的東西，免得當我撲到敵人身上的時候，我因不小心而受苦。

二十

世上有一些被馬在街上拉的車子。他們是可怕的。世上還有出氣很響的自動的車子。他們也是可怕的。衣服襤褸的人是可惡的，頭上頂着籃子或圓桶的人也是一樣。我不喜歡那些大聲叫喊而在街上追逐的孩子。世界真是充滿了害人而且可怕的東西。

此
页
空
白

絕望女

這工人的住所包含兩間屋子和一個非常小的廚房，但兩間屋子都容不下兩個床。第一間屋子裏睡着父親母親和最小的孩子。第二間屋子裏放着另一隻床給兒子和小女兒：十九歲的由利安，十四歲的白爾代和十歲上下的細萬尼。

大家都已睡了一個多鐘頭了。格愛內爾教堂剛打過十點。月亮和黑夜的輝煌而溫柔的空氣從廠開的窗子裏落進“小孩子們”的房間裏。三個人都在一頭躺着，由利安把背轉向那睡在床邊的小妹妹，只見白爾代正直挺挺地對着她的哥哥，胳膊托着頰，眼睛大睜着。

由安利撫了撫她的腿：

“你不睡嗎？”

她神經質地說：

“你呢？”

他凝視了一會她的眼睛，接着，用他那溫柔的手握住她的膝部：

“你在想他嗎？”

她冷諷道：

“你呢，你在想她嗎？”

用一隻肘支住身子，他很慢地把頭抬起來，帶着愛憐的神氣，帶着一個成了人而知道初戀的意義長兄的神氣，望着她。白爾代咬住牙齒不說話，把席邊拿在手裏，機械地整理着那織入黃草辮中的黑絲的流蘇。

“可憐的丫頭，”他接着說，“可憐的小丫頭，你知道你一月以來已變了多少喲？你夜間不睡。白天不吃，既沒有血色又沒有健康。這能長久嗎，這種生活？”

她很坦然地回答：

“大概不會吧。我明天就自盡。”

在一時之內他只是摟住她的肩膀，戰抖地用兩臂抱着她：

“你要……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瘋了嗎？”

起初她祇是一味地抱着頭，像怕被人批頰似的；接着，忽然臉色一變，她終於忍不住兩頰一縮，流下眼淚，這就是她在室內的寂靜中嗚咽着低聲說出來的：

“是的，我要自殺，由利安，是的，我要自殺。……人們將不再聽到我的消息……這對於白爾代將算一個痛快的了結，而且媽也可以甘心了，因為我是如此壞，據她說，如此下流。……然而上帝一定知道這話是不對的，我並沒加害給誰，即使我那小朋友。……我一定要這樣自殺，我不能再受了，我的一生裏不幸太多了。……自從我一出世，我就整天挨打，時時挨打，受最利害，最利害的話。……我每天總是做十二個鐘頭的工，我竭我所有的力量賺錢，可是到了星期六，當我把本星期的四個佛郎五十生地帶回家時，媽沒有一次不說這不夠償我所吃的和所穿的。……好！當我變成一個死屍

的時候，我就誰也不欠，一切都好了。明天我就到希尼島去，在那只消一滑就下去了，這比跳水又容易得多。我已經決定了，由利安，明天在“認屍所”再見吧。”

由利安知道這種大的傷心一定還有別的原故。他把他的妹妹用兩手抱起來，等自己的情緒冷靜了些，就在她的耳邊說：

“那麼約翰呢？”

嗚咽更加重了

“我的小約翰啊，我的小約翰啊，”她哭着；“我的好約翰啊！”

“得啦，告訴我吧，白爾代，現在你必須通通都說出來；你們是從幾時認識的？”

“從上月十四。”

“是在什麼地方遇見他的？”

“孟巴拿斯大街。”

“怎樣認識的呢？”

“在一個長凳上。”

於是，一句跟一句，慢慢地，費了很大的勁，他

才把這個要自滅的小動物的秘密完全知道了。

“約翰”是個十六歲的工人，剛滿了學徒期，是個好工人，如果你肯信她的話。（他有各種的美德。）一種巴黎所有的特別的巧合——牠能在三百萬人裏把兩個愛人合在一塊——使他和她見了面。他覺得她很溫柔，她對他也是傾心若狂，他們立刻就達到了一種極度的熱情，把兩個孩子造成了悲劇中的人物。

這位青年人對這位十四歲的小姑娘一點也不加誘惑的手段，像那整天追在她後面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的孩子似的。他很像誠懇地向她求婚，正如巴黎人民中那些已到獨立做工的年紀而不到成人的年紀男女孩子的求婚一樣。這意思就是，他已對她要求同共生活，互相持家，發誓永遠相愛。接着他便開始每晚到工廠來接她回家，爲的好一方面和她在路上談話，一方面還不致耽誤她的時間，他們一直談到他們要租的房子，他們將來的預算。他每天可以得四個佛郎。她每天可以得七十五生地；這已夠安安定定地生活，即使加一個小孩也可以

了。有一兩次他們祇是踱到一個荒鄙的街區，在大牆後面互相迎着，用嘴唇在嘴唇上貼一會，但這已夠破壞當晚的睡眠了。

有一次，他們在那裏，一時不小心，竟被她區中的一個鄰人窺見。她母親很快地曉得了；此後的情形就留給你想吧。這可憐的女孩子一直挨了二十分鐘的打，而且，每打一下，她的母親還用罵妓女或罵當時最下等職業的人的話罵她一句。從那天以後，她每晚總是親自到工場去接她女兒，一路上抱怨着她耽誤了她的工夫；這便使白爾代和約翰突然分開了。

由利安聽着這絕望的女孩子一面說着，回憶着，一面哭，嘴唇顫動着，好像一個將死的女人。各處都是淚，枕頭上，襯衣上，床單上，滿膊胳膊滿手。

對口裏嚷着自殺的小姑娘們，申斥，愚哄，用話或武力來恐嚇本是最好的方法。但由利安却深明白他妹妹的皮氣：他知道她是說得到就能辦到的，生在人裏從來沒走兩條路。

“你還可以見着她，”他說，“我相信。你明天就可以見着他，而且還不止祇見一會。和他逃走吧，我的白爾代，你們一上貝兒維爾他們就找不着你們了……”

帶着重新的嗚咽打斷了他的話：

“不能再見了啊。……他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他曾寫信給我寄到工場。……他以為我又有了別的愛人，因為我已有十五天沒法和他見面了。……他對我說他今晚在希尼島等我到半夜，如果我不去，他明天就要到聖意梯安納去替他叔叔做工去了……我今天晚不能離開此地，但明天我却還要到那裏去，在他等我的地方死了我也甘心。”

由利安跳下床來！

“你還不立刻穿上衣服！在這裏多留一天少留一天就有這樣大的關係嗎？十一點還沒打呢。你可以在五分鐘內收拾好。我不願意你這麼晚獨自一個在雅維路上走，我也要和你一同下去，我的小丫頭，這樣就沒有人敢向你說便宜話了。”

白爾代，又驚又喜，立刻從床上滾下來，跑到

椅子上拿起她的襪了。她的襪帶，她的襯衣，她一眼也不放鬆她的哥哥，而且時時地揉着她的眼，揉了左眼又揉右眼；一半固然爲的揩乾眼淚，但主要的却是要看清，要明白：她的由利安是否在取笑她，自己是否真能出走，離開，不再自殺，不再苦痛，而將把全力去造人生的快樂。

她呼喘着，慢動着；一種延持的微笑使她的兩唇欣樂地張着。她已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穿上襪子之後，她又把牠們脫掉去，取別的，從衣櫥取出她那漂亮的襯衣和新的短褲。在穿上衣服之前，她又拿一塊濕的海綿，從頭到腳，把身上淋了一遍，然後又用一塊手巾揩乾。她在一個抽屜底裏曾藏了一個蘇的米粉；她把牠擦在鼻尖上，前額上，和頰上。她的頭髮呢，現在！她竟把牠忘了。只消用手指掠兩三下，他的頭髮便散了，她是這樣快地梳牠，以至竟拉掉四十根頭髮，鐵針和簪子是放在壁火台上的，很快地一切便都弄好，插定，蓬起，梳光，凸圖了。她穿上她的禮拜日的裙子，她的新漿的紅花的上衣，她的皮帶和紅領帶，接着便是她的新皮

鞋，她的草帽，她的傘，以及她所有的一切。

“你還沒收拾好嗎？”她對他說。

他用不了多大工夫。

當他們推開房門時，她看見她的小妹妹細萬尼仍舊在床邊睡着，什麼都沒把她弄醒。

“可憐的萬尼啊，”白爾代低着頭說。“我離開這裏只有她是我不能捨的。你呢，你肯來看我嗎，由利安？我們可以由郵局寫信吧？……但是，當媽看見我逃走了時，她要對你什麼呢？你將一輩子聽不完了！”

“我也不回來了，”由利安更傷心地說。“你剛才的話對了。假使你想‘他’，我也想‘她’啊。”

比耳路易 (Piene Louye) 是一個法國現代的唯美主義的作家王爾德 在法時曾和他做過好友，王爾德的莎樂美就是他幫寫的。他的作品可以阿富羅底 (Aphrodite) 為代表，因為這部小說裏包含着他對人生和藝術的全部的思想。這部小說是寫一個妓女的歷史。在這妓女身上，比耳路易表現

出他崇拜肉體的愛和感覺的美的觀念，他以為除了肉體之外，別的愛都是胡說，感覺雖然淺薄，却為發展智力之必需品，但他所說的肉體與感覺是指整個的美而言，不限定狹隘的肉慾。他在藝術裏追蹤古希臘的作品，因為他認為我們的世界從 Democrite 和 Pythagore 以來就沒有進步，現在和古時是同樣的野蠻。他又贊成裸體，在保叟王的冒險裏他高呼裸體的勝利，這也是為了擁護藝術的關係。他是具體藝術的戰爭者，在他的 *L' Homme de Pouppe* 一書裏，他說到創造的藝術高於一切，像王爾德一樣。本篇係從巴黎出版的現代叢書 (*Bibliothèque Moderne*) 中的比爾路易小說選中譯出。

米 古 斯

連車夫我們一共是八個人。我們已有六哩沒開口交談了，因為道路愈來愈加不平；末了，車子的顛簸竟將法官的‘詩云’打斷。法官旁邊的高男子已經睡着了，他一隻手臂穿過皮環，而頭又枕在臂上，——全身癱成了一塊，好像一個來不及解救的自縊者。坐在倒座上的法國太太也入了睡鄉，但仍舊沒有失禮，還知道用手把手帕按在額上，半遮面部。來自維吉尼亞城與丈夫同遊的那位太太，已經睡得糊裏糊塗了，緞帶，面紗，皮領，肩巾，都絞在一處。這時除了嶙嶙車聲和車頂雨聲外，別無聲息。突然，驛車停了，隱約聽見說話的聲音。車夫正同路傍一個人興奮地談話，——在風雨聲中，祇有

‘橋冲走了，’‘二十多尺深的水，’‘不能過去’等片斷的語聲還偶爾可辨。接着，停了一會，那聲音又發出臨別的警告——

“到米古斯那裏去吧。”

當驛車開始緩動時，我們瞥見了我們的指路者，——一個騎者，隱沒於雨中——我們呢，此時顯然正向米古斯那裏進行着。

米古斯是誰呢，米古斯在什麼地方呢？法官在這一帶是很熟的，然而連他也記不清這個名子了。那瓦秀地方的客人以為米古斯一定是開客棧的。然我們知道的祇是：我們前後都被水攔住了，米古斯是我們唯一的避所。在一條剛容得過車身的小路上，我們花拉花拉地走了十分鐘，後來停在一個鐵柵木板的門前，周圍的石牆有八尺多高。這顯然是米古斯的寓所了，米古斯也顯然不是開客棧的了。

車夫下去叫門。但大門已經固鎖了。

“米古斯！啊，米古斯！”

沒有回應。

“米格——武斯。你米古斯!”車夫接着喊，有點發怒了。

“米古塞!”郵差加入喊道，想要動人聽聞似的，“啊，米給!米格!”

米古斯好像沒有感覺似的，並不回答。法官把窗子放下，伸出頭來，問了不少的問題；其實若能把這些問題一一加以解答，這個神祕當能立破，但車夫却推託說，‘如果我們不願在車上坐一夜，我們最好起來一同唱喊米古斯。’

因此我們便立起身來，一齊叫米古斯，隨後又單獨地叫。大家喊完之後，一個坐在車頂上的亥柏里亞人竟把‘米古斯’喊作‘米格爾斯，’引得我們哄然大笑。我們笑的時候，車夫却在一邊喊，‘噓!’

我們靜聽着。但使我們無限驚訝的，就是，在牆內也有一遍‘米古斯’的回聲，連最後的‘米格爾斯’都沒遺漏。

“這真是奇怪的回聲!”法官說。

“這真是奇怪的狗屁!”車夫帶着藐視的神氣吼道，“出來呀，米古斯，出頭啊!做個男子漢，米古

斯！別光在黑暗中藏着；我若是你，我就不這樣。”比爾（車夫）接着說，此時已憤怒得暴跳起來。

“米古斯！”那聲音接着叫。“啊，米古斯！”

“我的好人！麥蓋爾先生。”法官說，竭力把這聲音生硬的名子念得輕柔動聽，“你想那是多麼無禮，若不肯讓無助的婦女避一避這無情的天氣。實在說來，我的先生——”但一聲‘米古斯，’和一陣哄笑，竟把他的聲音淹沒下去。

比爾不復遲疑了。他舉起一塊路旁的巨石，把門撞開，便和郵差一同進去，我們也在後面跟着進去。裏面一個人也沒有。在濃厚的黑暗中，我們所能辨出來祇是：我們正在一個花園裏，——因為從我們頭頂的玫瑰枝葉上，時時有雨點落到我們身上，——在一所偏長的木房之前。

“你認識這位米古斯嗎？”，法官問比爾。

“不，我也不想認識他。”比爾簡單地回答，他覺得，頑梗的米古斯侮辱他，正是等於侮辱‘先驅驛車公司。’

“但是，我的先生，”他想到大門之被毀，規勸

道。

“喂，”比爾反譏說，“你回去坐在車上等別人替你介紹，豈不更好嗎？我現在要進去了。”他於是推開那房子的門。

一間寬大的屋子，祇在屋子那一頭，有爐火的餘燼發出微光；四壁用紙糊得非常古怪，加之顫搖的火光，更使其古怪的花紋顯著出來；有一個人坐在火旁的大臂椅上。以上都是我們隨着車夫和郵差入室時所見。

“喂！你就是米古斯嗎？”比爾向那孤獨的人說。

那人不語不動。比爾忿激地走上前去，用車燈照着他的面龐。那是一個男子的臉面，但已未老先衰，有些皺紋了。兩隻大眼，現出空漠的嚴肅，像貓頭鷹的眼睛似的。牠們由比爾的面部移射到燈上，遂木然地釘在燈光上。

比爾忍住一口氣。

“米古斯，你聾了嗎？無論如何你還沒有啞呢，你要知道。”比爾用手扶着這位無感覺的肩膀搖了

一搖。

使我們最驚訝的是，比爾剛一放手，他便縮下去成了一半大小，祇剩一堆零亂的衣服。

“唔，我不過輕輕一觸啊。”比爾說，用訴冤的神氣瞅着我們，說完，便失望地走開了。

這時法官走過來，和我們一同把這無脊動物扶回原狀；我們又叫比爾拿燈到外面查看，因為由這孤獨者看來，此外定有扶侍他的人。我們此時都圍近壁火。法官的言談是永不失為和藹可親的，此時他既重獲職權，便以背向火，站在我們面前，像法官對陪審員似的對我們說：

“很明顯的，我們這位著名的朋友已經到了莎士比亞所說的‘枯乾的黃葉’那種情形，要不然就是因為身體上和精神上的未老先衰。無論他是不是我們所要找的米古斯——”

說到此處，他的講演却被‘米古斯！啊，米古斯！米古塞！米格！’的聲音打斷了，這陣聲音恰與我們剛才聽見的回聲一般一樣。

我們驚得面面相覷。法官甚至於躲開了他的

地位，因為那聲音好像由他肩上掠過似的。這原因不久便發現出來了：發聲的原來是壁爐架上的一只能言鵲，牠叫完了這幾聲，便墳地般的沈寂起來，正與牠剛才的花言巧語成個反照。那麼，我們剛才在路上聽見的一定也是牠的聲音無疑，我們在椅子上的朋友當然不能對此無禮行為負責。比爾搜了半天，一無所得地回到屋裏來，但不肯承認這種解釋，仍舊瞅着那不能自主的人狐疑。他已經找着了一間小棚，把馬牽進去，進門時衣服都淋得透濕了，却還不肯放心。“十哩之內除了他沒有別人。這老病蟲一定知情。”

但多數人的信仰已經證明有穩固的根據了。比爾還沒有住口，我們便聽見門廊裏有迅速的脚步聲和濕的裙子的拖曳聲，屋門開了，一個年輕的婦人走進來，皓齒一露，黑睛一閃，帶一種不拘禮節，毫不畏縮的神情現在我們的面前。她關上門，氣喘喘地用背靠着牠。

“喂，我就是米古斯。”

這就是米古斯！這位眼睛明亮，頸部豐滿的婦

人，身上雖帖着粗藍布的濕衣裳，也不能掩沒其中的女性的曲線美；由她那戴男子油布帽的金髮，一直到隱藏在粗鞋中的纖足和踝部，沒有一處不是秀美的——這向我們笑着，態度非常開朗，懇切，自如的女子就是米古斯啣！

“你們要知道，”她說，十分氣促，把一隻手叉在腰間，也不注意我們的驚愕無語，也不注意比爾那種拜倒石榴裙下的樣子，——他此時正傻笑着——“你們要知道，當你們經過大路的時候，我正在二哩以外哩。我料想你們會到這兒來，所以我就一口氣跑回來，因為家裏除了吉姆之外沒有別人，——我——真喘不過氣來了，——讓——讓我喘口氣吧。”說到此處，米古斯把頭上水淋淋的油皮帽取下來，故意隨手一掄，把一陣水點濺在我們身上；她把頭髮往後掠了一掠，無意中把兩個髮針落在地下；隨後便一面笑着——一面坐在比爾身旁，兩手輕輕地放在腹前。

法官第一個由驚愕中恢復了原狀，過火地同米古斯寒暄了幾句。

“勞駕請把那兩隻髮針拾起來。”米古斯莊重地說。有半打多隻手都一齊伸了出去；失去的髮針立刻歸還了原主；米古斯走到屋子的那一頭，仔細地看了看那殘廢者的面部。

那雙嚴冷的眼睛所報答她的表情是我們未見過的。生命和智慧似乎全在那粗糙的面龐上掙扎着要表現出來。米古斯又笑起來了——一種異常流利的笑聲——又向我們一露她的皓齒黑睛。

“這位有病的人是——”法官遲疑道。

“吉姆！”米古斯說。

“你的父親？”

“不是！”

“哥哥？”

“不是！”

“丈夫？”

米古斯帶點挑撥的神氣向那兩個女旅客瞟了一下，——我注意，她們並不像我們這些男性似的對米古斯傾倒，——然後莊嚴地說，“不是！是吉姆！”

接着便有一陣難堪的沉默。兩位太太在此時互相靠攏；瓦秀人瞅着火出神；高的男子好像入了定似的，在這不測的情形下竭力鎮靜。然而這沈默終於被米古斯的笑聲打破了。

“得啦，”她輕快地說，“你們一準餓了。誰助我一臂之力來做咖啡？”

她不愁沒有告奮勇的。不到一會。比爾便像奴隸迦利般似的替這位米蘭達小姐（譯者按：二者皆為莎翁名劇 *Tempeal* 中人物，）搬起木柴來了；郵差也正在門廊裏磨着咖啡；我呢，我的職分是把臘腸切成薄片；法官則給各人以耐心而有價值的指導。當米古斯借着法官和那亥柏里亞來的‘露天旅客’的幫助，把應有盡有的碗盤擺在桌子上的時候，我們個個都高興起來，也顧不得打窗的大雨，或時時由煙囪中刮下的暴風了，也顧不得那兩位在屋角耳語的太太，或在架上對於她們的談話常常做諷刺的批評的能言鵠了。此時在熊熊耀耀的火光中，我們可以看見四壁是用畫報糊的，排列中露出一種女性的風味和鑑別力。室內的傢俱都是由幾

個燭箱和提包改充的，用悅目的棉布或獸皮紮着。吉姆坐的那把臂椅也是麵粉桶的巧妙的變形。在這低長的屋裏，東西雖只簡簡數件，其中却帶有精緻和畫意。

這頓飯在烹飪上固然是個成功，然而在交際上更爲一大勝利，——主要的原因我以爲就是米古斯能夠轉變談鋒，而發端一切的問題。她的態度自始至終都是坦白的，在自己方面毫無隱昧，我們因此也講到我們自己，我們的計劃，道上的見聞，近來的天氣，以及彼此，——除了關於我們男女主人的事情。有一件事不得不承認，就是米古斯的言談並非怎樣漂亮，不很合文法，並且有時還用些普通認爲祇有男子才能說的口頭語。但因每次說時她總要一露她那皓齒黑睛，接着又有一陣坦白而誠實的笑聲——唯她獨有的笑聲——遂一掃道德的空氣。

正在吃飯的當兒，我們忽然聽見一種聲音，像一個重的身體在牆外磨擦。不多時門外又有抓搔聲和聞嗅聲。“是喬昆，”米古斯回答我們疑問的眼

光，“你們願意見他嗎？”沒等我們回答，米古斯已經把開了，讓一隻尙未長成的‘大熊’進來。他一進來便人立起來，把前掌垂下去作乞食狀，崇拜地望着米古斯，模樣宛似比爾。“這是我的守夜狗，”米古斯解釋道。“啊，他不咬人。”她接着說，當她看見那兩位太太慌忙跑到牆角時。“是不是，老陶培？”（這是直接向懂人性的喬昆說的。）“我告訴你們說吧，”米古斯餵完‘大熊’，關上門，又繼續說，“你們運氣真大，當你們今晚進來的時候正趕喬昆不在附近。”

“那時候他在那裏？”法官問。

“同我在一塊，”米古斯說，“主愛你們！他和我在一塊走時如同活人一樣。”

我們沈默了半晌，聽着風聲。說不定我們各人都想出這樣一幅圖畫，——就是，米古斯正與她的兇惡的衛士同在雨淋中行走。我記得法官在那時還談了一點攸娜和她的獅子。但米古斯聽時態度非常莊嚴，同以前聽奉承她的話一樣。我固然不知道她是否對於我們的欽佩毫無所覺，——恐怕她

也未必看不出比爾對她的崇拜，——但她那坦白的
神氣却暗示出一種兩性間的平等，而抑制住我們
中間少年人的野心。

這件事過去之後，在座的米古斯的兩個同性
更不滿意她了。飯後兩位女旅客的態度變得非常
冷淡，連比爾取進來投在火裏的松樹都不能把那
冷意壓服。米古斯也覺到了這點，她突然宣說已經
到了休息的時候了，自薦地指領兩位太太到她們
在鄰室的牀鋪。“至於你們諸位，便不得不在這外
面火旁屈尊一夜了，因為祇有一間屋子。”

我們男性——我指的自然是人類中比較強壯
的那一部——向來是能免於無謂的好奇和無謂的
閑談之讖的。然而這次說起來却慚愧，因為，當米
古剛一把門關上的時候，我們便蜂聚在一處耳語，
竊笑，微笑，忖度，交換猜疑，以及千百種關於我們
的女主人和她那奇怪的侶伴的推測。我怕我們簡
直攪壞了那無力的癱病者——他不動地坐在我們
中間，像一個孟能派的教徒；他那雙無感情的眼
睛，帶着超脫的淡漠，紛着我們議論紛紜。正在說

得熱鬧的當兒，門開了，米古斯走進來了。

但這次的米古斯不是我們幾小時前所見的米古斯了。她兩眼下垂着，胳膊上搭着一條毛毯，在門檻上遲疑不定，好像把剛才那種顛倒我們的坦白無懼的神情全遺留在後面了。她走進了屋子，拉一個小凳子放在癱病者的椅旁，把毛毯披在身上，說：“如果擠一點不要緊，我今夜就在這兒吧。”她伸出兩手，握着殘廢者的枯乾的手，眼睛轉過去望着將熄的火。我們都沈默無聲，因為，我們知道還有比這更親密的表示出現，說不定又因為我們對於剛才的好奇有點慚愧。雨點仍舊打着房頂，有時一陣微風吹得爐火的灰燼發亮。後來，當雨勢漸減的時候，米古斯忽地仰起頭來，把頭髮撒在肩後，轉過頭來問我們：

“你們中間有人認識我嗎？”

沒有人回答。

“再想一想！我一八五三年住在馬立斯維。那地方人人都認識我，人人都有權利認識我。在我未與吉姆同住以前，我一晌在那邊開着‘波迦酒店。’

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也許我現在已經改了一點模樣了。”

因為沒人認識她，她有些掃興，她重把腦袋轉過去向着火，過了半晌，又開口向我們較速地說——

“我原來以為你們中間一定有認識我的，所以隨口問一句。我所要說的不過是：這裏的吉姆，”——她說時用兩手握着他的手，——“是和我很熟的，雖然你們不認識我。他在我身上用了不少的錢。我看他為我已把他所有的錢都用淨了。有一天——在六年以前——吉姆走到我的內室，在我的沙發上坐下，正如你們今天看見的這樣子。從那以後，沒有人攙扶他便不能行動。他被擊成了一團，連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病。醫生看了說，這是他的生活所致——吉姆向來是放蕩的——並且說他永遠不能痊，也活不了多久。大家都勸我送他到舊金山地方的病院去，因為他是無益於人的，終身要同小孩一樣。說不定因為吉姆眼中那時有求憐的表示，又說不定因為我平生未曾有過小孩，我沒有聽從他們的勸告。我時那很有錢，因為人人都同我要

好，——像你們這樣的先生們都來看我——我便把生意出倒了，當時圖着這地方僻靜，以便買了這塊地，把我的‘孩子’帶過來同住。

用了女子先天的機智和婉轉，她一面說一面把身子挪在一旁，那使殘廢者現出於她和聽衆之間，自己却隱在他的黑影裏，好像要拏他做她的行爲的默辯。他雖然是沈默的，無表情的，却已替她申辯了；他雖是無救的，遭殃的，被天雷擊了的，却伸出無形的手臂來衛護她。

她藏在黑暗中，仍舊握着他的手，接着說：

“過了許久時候我才把這裏的一切安置妥當，因爲我是過慣了熱鬧繁華生活的。在這地方雇不出女人來，男子呢我又不信託；我們祇靠着附近的黑人替作些雜事。一切應用東西都從奧斯佛克帶來，這樣的將就着過下去。醫生有時從薩克蘭門托來一次。他來時便向我要看‘小米古斯’——他這樣叫吉姆——走的時候他總是說，‘米古斯，你真是個善人——上帝賜福你。’這安慰了我的寂寞不少。但上次他臨走的時候却說，‘米古斯，你的孩子

快要成人了，並且要做他母親的光榮；但在這個世界上，米古斯，不是在這個世界上！’我想他那時一定是很悲傷的。還有，還有——”說到此處，米古斯的聲音面貌簡直完全隱在黑暗中了。

“附近的人們都和善。”米古斯停了一會說，身子稍稍向亮處露出一點。“由佛克那邊來的人們常在這裏帮忙，直到不用他們時才走。婦女也很和氣，不來相擾。以前我非常寂寞，拾到喬昆時才好一點——那時他還沒有這麼高呢。我教他拱手求食。後來又有了保萊——就是那能言鵲——她所會的玩藝簡直數不清，在晚上同她談一談倒很熱鬧，所以還不至於像是牧場附近只有我這一個生物。並且吉姆，”她說，仍帶着那舊有的笑，此時她全身都現在火光裏了，“——吉姆——嘿，你們若看見，他到這樣還能知道這麼多的事，你們一定要奇怪的。有時我給他拿些花來，他望着牠們，好像認識牠們似的；有時，在我們閒坐的時候，我便把牆上的東西讀給他聽。主啊！”米古斯坦白地笑着說，“今年這一冬我已把滿牆的東西都讀完了。沒

有比吉姆再會聽的了。”

“你既把青春都爲他犧牲了，”法官說，“爲什麼不同他結婚呢？”

“唔，你要知道，”米古斯說，“如果我趁吉姆在無助的時候而同他結婚，那就是卑鄙的行爲了。再者，我們若是夫婦的話，那就一切皆變爲責任而非出乎自動了。”

“可是你現在還年輕而漂亮呢——”

“天已不早了，”米古斯莊重地說，“你們最好休息吧。晚安，諸位。”說完使用毛毯把頭一蒙，睡在吉姆的椅旁，頭枕在他腳踏的小凳上，不再開口了。火慢慢在爐裏滅了；我們各人都抽出自己的毯子；不多時，在這長方的屋裏，除了屋頂的雨點聲和睡者的沈重的呼吸聲之外，別無聲息了。

當我從不安的夢中驚醒時，天已將曉了。大雨已過，繁星在天上閃爍，一輪明月正昇上外面的嚴肅的松樹，漏進沒有百葉的窗子，照耀全室。牠帶了無限的憐憫落在椅中孤獨者的身上，並用純潔的光輝施洗這個以頭髮洗濯她的愛人的脚的婦人

——如同古昔故事中所說。牠連比爾那粗醜的外形都給詩化了。他用手支着頭，臥在主人與客人的中間，並用耐心的眼睛看守防護。我又昏昏睡着了。及至醒來，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比爾正站在我的身旁，叱喝着我起來。

咖啡擺在桌上，但米古斯却已不見了。我們在房子附近找了半天，等把車駕好的以後，又逗留了多時，但她仍舊沒回。這顯然是她要避免一種正式的道別，所以讓我們同來時一樣離開。我們幫助女太太們上車之後，又回到屋內，莊重地和癱病的吉姆握手，每經過一次握手之後，總要把他扶回原來的姿式。我們最末次把這低長的屋子以及米古斯坐過的小凳仔細看了一遍，然後慢慢地走上等候着我們的驛車中坐下。鞭聲一響，我們和這房子長別了。

可是當我們走到大路時，比爾的靈敏的手把繩一勒，六匹馬一齊前蹄立起的站住，驛車便驟然停了。待我們一看，米古斯正立在路旁的小丘上，頭髮飄飄，目光炯炯，搖着白巾，露着皓齒，向我們

喊出最後的‘再見。’我們都搖着帽子回報她。比爾好像恐怕有更深的留戀，就把馬猛鞭一下，把們各人都被衝在自己的坐位裏面了。

我們在路上一句話也沒談，走到奧斯佛克地方，在獨立館門前打住。我們跟着法官，同走進酒室，嚴肅地落了坐。

“你們的杯子都滿了嗎，諾位？”法官說，莊重地取下他的帽子。

牠們都滿了。

“好吧，這杯敬祝米古斯——願上帝賜福她！”說不定上帝賜福她了，誰知道？

布萊哈特以 (Bret Harte) 一八二三年生於美國紐約省。他幼年的環境很好，他的父親是個教員。後來因為父親死了，哈特便跑到加利佛尼亞去謀生。他眩於當時金鑛事業的易富，也投身於其中。海邊的新建的城池中，野外的帳棚裏，無不有他的蹤跡。凡普通社會中看不到的怪現象，在這種採金者的生活裏都

找得出來，因此這位未來的小說大家便得了豐富的經驗。

他在這種不定的生活中過了有兩三年。他有時開鑛，有時教書，做幾天排字的工人，又做幾天轉運公司的郵差。

到了一八五七年，他回到舊金山，開始他的文學事業。此時他入了一個週報的編輯室做事，常常寫些雜記作為試驗。這些雜記很受一般人的歡迎，於是他便一躍而做了‘黃金時代’雜誌的編輯，兼在本地的幾個雜誌上投稿。在這時他結了婚。

一八六四年，他被任為舊金山國立造幣局秘書，在職六年之久。一八六八年，他所辦的‘海外月刊’出版。他的三篇著名的小說“The luck of Raoring Camp” “The Outcasts of Poker Flat”和‘米古斯’ (Miggles) 均先後出現於這個雜誌。自此以後，世人便都認他為第一流的小說家了。

到了他四十八歲那年，他辭了編輯的職

務和加利佛尼亞大學的近世文學教授，榮耀地歸了他的故鄉。他的名譽不但隆盛於美洲，而且渡過了大西洋，普遍了歐洲，與 Allan Poe 齊名。

他的小說以地方色彩見長，篇篇都是很可愛的。一個細心的讀者可以從他的文字中發現出他的醇樸的人格。

譯者

泡克佛萊鎮的敗類

當賭徒歐克斯特君在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走到泡克佛萊鎮的大街上的時候，他覺得自昨天晚上起，周圍的空氣似乎有了一些改變。街上的人都二三成羣地激昂地談話，等他一靠近便止住，互相用眼示意。空氣裏充滿了沙巴日（註）的寂靜，這種寂靜在向來不守沙巴日的泡克佛萊鎮是很奇怪的。

歐克斯特君對於這些表示臉上現在毫不注意的神氣。他是不是心裏早有預料，却另是一個問題，“我看他們似乎正在追捕一個人，”他想，“並且多半是我。”他用手巾揆完了皮靴上的紅土，把手

（註：）沙巴日是猶太的禮拜日。

巾裝回袋裏，便將這事置之度外。

實在，泡克佛萊鎮‘正在追捕一個人。’最近牠會損失了好幾千塊錢，兩匹好馬，和一位有名的市民。現在全鎮都激動起來，和惹牠的那幾個案子同樣無法無天。有一個秘密委員會已經決定要掃除鎮中一切不正當的人。在這議案實行以後，先有兩個人縊死在深谷裏的楓樹枝上，後有一批可疑的人驅逐出境。在這批人裏面，可憐有幾個還是女子。正是因爲性的關係，牠們的不正當才被認爲是職業的，——這就是泡克佛萊鎮判斷人的時候的隨便定的標準。

歐克斯特君猜對了，他自己也是屬於這一批裏面的。有少數的委員要把他縊死做爲號令，因爲用這個法子他們可以從他口袋裏取回他們所輸的錢。“那是不合正義的，”吉姆惠萊說，“如果讓這住個營帳的小子——一個生人——帶走我們的錢。”但是幸而有幾個僥倖贏了歐克斯特君的人心裏起了公平的念頭，才把這狹仄的地方偏見壓制下去。

歐克斯特君帶着一種哲學的坦然領受了他的

罪名，從冷靜中他察出了法官的躊躇。他既是一個賭徒，就不得不承認命運。他覺得人生就是一場賭博，並且莊家總是佔便宜的。

有一隊武裝的人伴同這些泡克佛萊鎮的惡人到牠的邊境。除了歐克斯特斯特君之外——他被認為是一個冷靜的惡人，因此這些武裝的護兵才派出來，——在這羣流徒裏還有一個外號叫‘公爵夫人’的女子；還有一個叫‘西普頓大娘’的婦人；又有一個，‘老比雷，’是一個被嫌疑的強盜，有證據的酒徒。在路上，旁觀的人既沒有對這隊人馬加什麼批評，護兵們也沒有說過一句話。祇是當他們走到交界的山谷時，那官長簡單地向他們說，流徒們都不准回來，否則處死。

在護兵們走得不見了以後，他們各人都發洩了一下自己的委曲的情緒：公爵夫人流了幾點眼淚。西普頓大娘罵了幾句人，老比雷說了幾句閒話。唯獨有哲學含義的歐克斯特斯特君却沈默不言。他安然地聽西普頓大娘說她要摘某人的心，聽公爵夫人說她要死在路上，聽老比雷一面走一面賭咒。

他帶着自己那階級所有的良善的特性，一定要拏他的‘五花馬’換過公爵夫人所騎的無力的騾子。雖然如此，這羣人仍舊不能彼此同情。年輕的公爵夫人妖媚地整理她那半污的帽羽；西普頓大娘用一副惡意的眼神瞟了一下‘五花馬’的主人；老比雷却把他們統統詛咒在一起。

到沙店的路——沙店是一個沒有受泡克佛萊的影響的營帳，大概能容留這些流徒，——正通過一個陡立的山嶺，要費一整天的工夫的辛苦的旅行才能走完。因為這是一個無情的季候，這羣人不久便離開了山腳的溫溼的空氣，而走進雪山的乾冷的空氣。山道狹仄難走。到了晌午，公爵夫人由鞍子上滾下來，宣說她再也不願走了。於是這羣人便停止了。

這地點是特別荒蕪淒涼。一片圓形的森林，三面被崢嶸的花崗岩包着，一直伸到一個下視山谷的山峯上。如果要立營帳呢，這無疑地是一個很適宜的地方。但是歐克斯特君知道到沙店的路還沒有走過一半，並且他們又沒有停留的設備或糧食。

他把這情形簡單地向他的同伴指出來，說出他們這‘半途而廢’的辦法是如何的不高明。幸而他們帶有飲料，在倉促之間還能替代食物，燃料，休息，和預知。雖然他苦口相勸，過了很大的時間他們才稍稍服從他一點。老比雷由好爭的性情忽然變成了麻木的性情，公爵夫人也變成了淚人兒，西普頓大娘却酣聲大作。

歐克斯特君並不喝酒，喝酒對於這需要冷靜，無情，和注意的事情是有害的，說句他的話，他‘降不住牠。’當他瞅着他這些懶惰的伙伴的時候，他那下賤事業的寂寞，他那生活的習慣，他所做的罪惡，都一齊侵到他的心上來了。他用手攪了攪他那黑衣上的塵土，擦了擦他的手和臉，並且做了些別的合乎他那精緻的習慣的動作，為的是忘却他心中的紛擾。他一點也不想棄絕這些比他還軟弱可憐的同伴。然而他却感到自己缺少一副興奮的心情，來輔佐他那有名的鎮靜。他看了看那松林外的陰暗的千丈的石壁，看了看佈滿雨雲的天空，看了看眼下如影的山谷。正在這個當兒，他忽然聽見有

人叫他的名子。

一個騎馬的人慢慢地由山道上走下來。由他那新鮮而坦白的面孔，歐克斯特認識他是湯姆沁生，一個在沙店叫‘好人’的人。幾月以前，他在一個賭博場裏遇見了他，並且不動色地把他的完部財產——大概有四十塊錢——全贏了過來。全場以後，歐克斯特君把這位少年投機者拉到門後，對他說：“湯姆，你是個好孩子，但是你一點也不會賭。下次可別做啦。”於是把他的錢還他，又輕輕地把他推出屋子，因此湯姆沁生便成了他的忠實的僕人。

在他那熱誠的稚氣的招呼裏，他似乎仍在記着這件事。他說他要到泡克佛萊鎮去賺錢。“獨自嗎？”不，不是獨自；他是同潘耐一塊逃出來的。歐克斯特君還記得潘耐嗎？還記得那個舊日在禁酒館伺候的姑娘嗎？他們倆早已訂婚了，但老捷克屋德却反對這事，於是他們便逃出來，要到泡克佛萊去結婚，所以才來到這兒。他們累了，多麼幸運，竟能找到同伴和立營帳的地點。好人很快地把以上

的話說了一遍。在這時，隱在松樹後去害羞的潘耐——一個強壯的，看得過的姑娘——也騎到她那愛人的身邊了。

歐克斯特君向來是不動情的，更是不拘禮節的；但是他也隱隱地感到目前這種形勢是不幸的。他竭力地抑制住自己，看見老比雷似乎要說什麼，趕快踢了他一脚——老比雷也承認歐克斯特君這一腳是很關重要的。他於是勸湯姆沁生不要耽誤，却勸不動。他並且指出這裏沒有糧食，沒營帳的東西。但好人却對大家說，他另有一匹騾子載着糧食，並說他已經在山道旁發現了一個柴棚。“潘耐可以同歐克斯特夫人在一塊，”好人指着公爵夫人說，“我自己再打算。”

若不是歐克斯特君那有勁的腳，恐怕老比雷的笑就不會止住了。他覺自己應該到山洞裏去，等不笑了為止。在山洞裏他蹂着腳，做着鬼臉，帶着褻贖的意思向那些高大的松樹鬪趣。但是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坐在一堆火旁，——因為這時的空氣已變得非常嚴寒，天空已佈滿了黑雲，——

談得很起勁。潘耐用一種衝動的，女孩子的口氣向公爵夫人說着，公爵夫人也用久未出現的趣味和高興聽着。好人也用同樣的神情同歐克斯特君和西普頓大娘——她這時也變軟了——談在一處。“這不是見鬼的野餐嗎？”老比雷心裏罵道，當他看見這鄉村式的團體，這熊熊的火光，這圍在一塊的人們。忽然，一個喝酒的念頭鑽入了他的腦袋。這是一個很可笑的念頭，因為他一想到牠便躁起腳來，把拳頭口住裏直塞。

夜色慢慢地爬上了山頂，一陣微風吹動了松林的樹梢，細長而幽暗的林道裏發出呻吟的聲音。一間用松枝蓋好的坍塌的小屋是讓給婦人們住的。在就寢的時候，兩個愛人天真地接了一個吻——這個吻是如此忠實，如此熱誠，連松頂都可以聽見。易感的公爵夫人和兇惡的大娘受了這天真的表示的打擊，都一聲不響地走進了草屋。三個男子把火加上，在門外躺下，不到幾分鐘便都睡着了。

歐克斯特君是個睡覺很輕的人。還不到早晨

他就醒了，覺得全身寒冷麻木。當他撥弄那將死的火的時候，大風忽然把一個東西吹到他的臉上，使臉上的血立刻跑回去——雪！

他打算走過去叫醒那些睡覺的人，因為沒有工夫了。但是走到老比雷睡的地方，他却找着他不在那裏。於是他腦子裏起疑了，嘴裏也詛咒起來。他跑到拴驢子的地點，牠們也沒有了。蹄跡已經很快地被雪蓋上。

他雖然發了一會急，等回到火旁的時候却仍恢復了平日的鎮靜。他也不叫醒那些睡覺的人。好人安然地睡着，他那可憐的，有雀斑的臉上浮着笑容；純潔的潘耐也熟睡在他那易感的姊姊身邊，好像有了保護似的；歐克斯特君把毯子披在肩上，燃着鬍子等候天明。天明來得很慢。——滿天都是飛旋的雪花，白光耀目。一切的風景都變了。他向山谷俯瞰了一下，把現在和將來用幾個字包擴說——“被雪埋上！”

他細細地酌量了一會糧食——幸而是藏在草屋裏，所以才逃出了老比雷的奸猾的手掌——他

相信如果儉省小心地用，他們至少能支持十天。“這是如果你願意讓我們吃的計劃。”歐克斯特君對好人說，“如果你不願意呢——最好是那樣——你可以等老比雷帶糧食回來再說。”因了某種不可解的緣故，歐克斯特君仍舊不能相信老比雷的卑劣的行爲，所以他就假定他不過因爲出外閑走而找着了獸跡。他又警告一聲公爵夫人和西普頓大娘，因爲她們已經知道比雷的棄走。“如果叫他們找出一個破綻，他們就要找出我們的隱情了，”他正重地說，“在這時嚇他們走沒有好處的。”

湯姆沁生不但把所有的糧食都交給了歐克斯特君，而且似乎很愛好這種隱居的生活。“我們可以有一星期的野外營帳，那時雪也可以化了，我們也可以一同回去了。”這位少年人的高興和歐克斯特的鎮靜不久就傳染了別人。好人藉松樹的幫助給無頂的小屋做了一個草蓋，公爵夫人也指導着潘耐，把內部收拾得如此整齊，以至那鄉下的姑娘把眼睛都睜圓了。“我知道你們在泡克佛萊是享慣了奢華的。”潘耐說。公爵夫人轉過臉去，爲的是遮

住她那粉色的臉上的紅暈，於是西普頓大娘趕快叫不要多嘴？但是當歐克斯特君找不着山道而疲倦地回走的時候，他聽見山壁上發出歡笑的回響。他驚訝地止了脚步，首先聯想到他所密藏的威士忌酒。“可是牠又不怎樣像喝威士忌的聲音。”他說。直等他從風雪裏看見火光和圍坐的人們，他才知道這不過是正當的說笑罷了。

我不敢說是不是因為威士忌和紙牌是使這羣人的東西，他才把牠們藏起來。不過據西普頓大娘說，他昨天晚上實在‘連一個字都沒提。’幸而湯姆沁生帶着賣弄的心情，從袋中掏出了一個手琴，把時間混過。雖然這樂器很難使用，潘耐却能奏出幾個很動人的曲子，有好人在旁用骨板伴着。末了，兩個愛人又拉着手兒合唱了一個野外聚合的歌曲，來結束這晚的宴樂。歌聲裏有一種慷慨激昂的調子——不是牠的宗教性質——使其餘的人也加入了疊句：

“我以扶侍上帝自驕，
我願死在他的軍中。”

松樹劇烈地搖動，風雪在他們頂上狂捲，他們前面的營火向上面跳躍，好像要把他們的誓詞帶上天去。

到了半夜的時候，風雪也停了，重雲也散了，繁星冷酷地向着營帳睜眼。歐克斯特君因有職業的關係，向來是睡得很少的，所以當他和湯沁生分班的時候，他總要多分些時間，他向好人申明他的理由說，他“常常幾個星期不睡。”“做什麼事呢？”湯姆問。“玩牌呀！”歐克斯特簡單地回答，“當一個人倒了運——惡運——的時候，他就不覺得倦了。他必須向命運讓步。命運是個奇怪的東西。你只知道牠常常變化。至於他將使你怎樣變化，那便要慢慢地經驗。我們自離了泡克牌桌就倒了運——等你來了以後，你也陷入裏面了。你要始終拿住你的牌才對。因為，”他接着唱道——

“我以扶侍上帝自驕，
我願死在他的軍中。”

第三天到了，太陽臨着被白幕籠罩山谷，看見這些敗類正在分食他們那漸漸減少的糧食做爲早

餐。牠的光把一種溫柔的熱度散佈在嚴寒的大地上，好像要彌補以前的過失，——這是這一帶的山嶺氣候的一個特性。但是這反把雪化成一堆一堆的高壘，圍在四周，——在他們佔的那塊石頭下面都是無瑕，無邊，無望的銀海。在遠處的明淨的空氣裏，沃克佛萊一帶的牧村的炊煙在天空瀰漫。西普頓大娘見了牠，毫不在意地罵了一句。她這才出了最末後一口氣，因此覺得很高興。這是於她很有益處的，她私下對公爵夫人說。“你也出去罵一句吧。”於是她便替公爵夫人來哄‘孩子’——她們都願意這樣叫潘耐。其在潘耐已不是孩子了，她們倆所以這樣看她，乃是因為她不罵人，不正當。

等黑夜從山道上爬過來時，那笛子似的手瑟的調便又在熊熊的火旁忽高忽低時長時短地奏起來了。但是音樂並不能完全滿足食物的空虛，所以潘耐又接上了一個新的消遣——說故事。歐克斯特君和他的女伴都不願說出他們個人的經驗，如果沒有好人來告奮勇，這個提議一定要失敗了。幾月以前他偶爾讀過一本不整的伊利亞，是坡蒲的

意譯本。他於是就用沙店的土白把這部詩的梗概說出——他只記得其中的事實，却忘了牠的文字。因此荷馬的半人的神仙們這晚上又重臨世界了。強悍的脫落人和狡猾的希臘人似乎正在風中廝殺，山澗裏的松樹也好像正鞠躬於皮利阿斯神的震怒之下。歐克斯特君聽得十分滿意。他特別對於‘阿息爾’——這是好人對‘快腿阿齊耳’的誤稱——的命運發生興趣。

如此用很少的食物與很多的荷馬和手琴，他們又過了一個星期，於是太陽又離棄他們了，雪花又從沈重的天空歸下來了。四周的雪圈一天比一天離近，末了他們竟能夠從他們的獄裏看見二十多尺的眩目的白牆。木柴漸漸難找了，連他們旁邊倒下的樹木都藏在雪裏了。然而却沒有一個人抱怨。兩個愛人並不顧到這可怕的情形，老是相愛，老是快樂。歐克斯特君也用冷淡的態度來看這次的塞運。公爵夫人反比以前還高興起來，一心一意地照料潘耐。只有西普頓大娘——全夥中最堅強的分子——此時却漸漸消瘦了。在第十天的晚上，

她把歐克斯特叫到身旁。“我要走了，”她用無力的聲音說，“但是千萬不要有什麼表示。也不要叫醒孩子們。請你把我枕下的小包拿來解開。”歐克斯特君便照她所說的去辦。包裏有西普頓大娘一星期以來的口糧，一點也沒動。“把牠送給這孩子，”她指着睡覺的潘耐說。“你原來已經絕食了。”賂徒說。“正是如此。”她一面躺下一面恨然地說，於是把臉轉向牆去，安靜地過去了。

那天手琴和背板都放在一邊了，荷馬也忘了。在西普頓大娘的身體埋在雪裏以後，歐克斯特君把好人拉在一邊，給他一雙踏雪鞋，是他用一個舊馱鞍的材料做的。“現在只有一線希望可以救她，”他指着潘耐說，“——就在那裏，”他又指着泡克·佛萊說。“如果你能在兩天以內到那兒，她就出險了。”“你呢？”湯姆沁生問。“我留在這裏”他簡單地回答。

兩個愛人在臨別時候做了一個很長的擁抱。“你大概不走吧，”公爵夫人說，她看見歐克斯特君似乎要陪他同走。“只到山澗，”他回答。他突然轉

過身子，吻了公爵夫人一下就走，使她驚訝得臉上發燒，嘴唇顫動。

黑夜到了，歐克斯特君却還未回。黑夜帶來了狂風和大雪。當公爵夫人添火的時候，她看見在屋外有人堆下足夠數日用的燃料。眼淚湧上來了她的眼睛，但是她却不讓潘耐看見。

兩個女子睡得很少。到了早晨，她們藉着互相凝視知道了自己的命運。她們倆誰也不說話，潘耐以壯者自居，便向前摟住公爵夫人的腰。她們這樣一直坐了一天。在晚上，風雪達到最高的程度，便把屋頂的枝松吹掉，侵入了屋子。

到了天亮她們已不能添火了，牠便漸漸死去。柴灰愈變黑，公爵夫人靠潘耐愈緊，末了，她打破幾十小時以來的沉默說：“潘耐，你會禱告嗎？”“不，親愛的，”潘耐簡單地說 公爵夫人，不知爲什麼，似乎覺得鬆快一些，便把頭放在潘耐的肩上，不再說話了。年輕而純潔的潘耐讓她那玷污的姊妹枕在她的胸前——她們便這樣摟抱着安眠了。

風息了，好像恐怕驚醒她們。羽毛似的雪塊由

松枝上搖下，白翼的小鳥般地飛着，落在她們的周圍。月亮也從雲縫裏照耀這營的景象。一切人跡，一切足痕，都被這由天上鋪下來的無玷的毯子蓋住了。

她們一天一天地睡下去，在聲音和脚步來打破這營帳的寂靜的時候，她們還是不醒。當過路的人用手撥開她們臉上的積雪的時候，從她們那同樣平和的神氣上，你真分不出那一個會犯過罪。連泡克佛萊鎮的法律這時候都承認了這一點，轉過臉去，讓她們仍舊互相擁抱。

但是在山澗的前面，在一棵最高大的松樹上，他們看見有一個用刀子刻的‘二梅。’中間寫着幾個很老硬的鉛筆字：——



在這樹下躺着
約翰歐克斯特

在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倒運

在一八五〇年十二月七日自殺



在雪裏睡着這位從前在泡克佛萊是最強的而如今是最弱的人他已僵冷氣斷了，在身邊放着一把德林吉式的手槍，在胸中有一粒子彈，但面部却同生前一樣鎮靜。

一場把戲

反動好像一隻黑色的鷲鳥，已經伸開它的雙翼，遮住了一切生存和競爭的人。最高而最勇的革命健將都失掉他們的勇氣，有許多都不得已亡命外國——有的人還希望在較好的時期再回來，有的則陷於懷疑和失望。

屬於後一類的就是卡尹·格勞斯曼，他由二十歲一直到三十歲，全在革命運動中工作。在瓦薩城街上，他打破過不止一個防礙物，在瓦薩城的屋頂上，他搖了不止一次革命家的旗子，他也有不少次奮身於槍林彈雨之中。但是總因他對於這神聖事業的勇氣和信心所助，使他回自戰場時身體平安，精神無挫。

然而末後連他也失了勇氣，每當他回憶已往的活動時——倘若因之被捕，縊刑不過是很小的懲罰——便使他不寒而慄。每夜必夢見些絞人的劊子手，穿着紅衣服，向他露齒獠笑，把他曳到很高的絞架上……逼他向高處爬，一直爪到架頂，那上頭高得可怕。此時忽然又從上面掉下，把他惊醒，自己已經浸在冷汗裏了，此時他恐怖已極。像影子似的，他蹣手蹣脚地在‘和平’的街上行走，一見軍警便打戰，疑心人人都是暗探……

現在祇剩這一着了——逃走。然而最可怪的，在十年革命運動中，大膽出入邊界的格勞斯曼，現在一想與舊日可靠的同伴一塊出境，竟恐慌異常。當他的摯友，也都是舊日的革命戰士，問他道，‘卡尹，你爲什麼老不逃走呢？’他必懊喪答道，‘我一想到關口便寒戰。他們現在查得嚴呢。’

因此他的朋友們，都是作過革命領袖的——沒有一個再來鼓勵他按老法逃走的了。這更使卡尹胆寒了。像一個野獸在籠內踱來踱去，他成了大瓦薩城的孤影，總想找一條出路……

有一天，他心緒很亂的在薩克公園散步，可是每一轉灣必遇見一個憲兵，後來，他碰見了亨尼西：亨尼西是富人之子，在革命時非常活動，和卡尹很熟。亨尼西把他領到一個僻靜地方，向他小聲說，‘卡尹，你願意用合法的方法出國嗎？’

‘那還用你問！’卡尹連忙回答。

‘好，聽我說。我的妹妹厄達要將起程到柏林去見她丈夫散德羅維支。護照上寫好兩個人的名子，但她丈夫因有特別的事，提前出境了……因此你可以用這張護照，假充她丈夫去旅行。’在卡尹的記憶中，閃出厄達那雙黑睛和那迷人的模樣，他雖然認識她，但祇在革命時期同她談過點關於戰爭的事。現在聽說她已結婚了，他覺得心如扭絞，臉都變白了，他連忙答道，‘是的，當然，我非常願意假充她的丈夫出國。’隨後見亨尼西疑心地望着他，他又加上一句說：‘因為免得被捕。’

亨尼西向來是個可親的小夥子，他在他背上拍了一下，‘你——被捕，我們不用愁那個。’他斷言道。

他們約好一星期後起程，便分手了。

卡尹覺得這一星期過得同一年似的慢，但並不是因為急於要離開瓦薩城和他的恐怖，乃是因為他希望要假充美麗的厄達的丈夫去旅行。他把這件事情看為極重要，每當他躺在他那偏僻的屋子裏時，他冥想出散德羅維支的青年妻子的漂亮面龐——她不久便要受他的照料了。——一種顫動的，新生的熱望佔據了他的心田……

波魯，散德羅維支——波魯，散德羅維支。他把那人的名字念一遍又一遍，以免在關口上露出馬脚。如此在一個星期中把這名字念了無數遍，他起始覺得自己不復為卡尹。格勞斯曼，舊日的革命家，而是波魯。散德羅維支了，一個柏林大學的學生，美髮的二十五歲的男子，厄達愛他愛得發狂！

‘好，這是你的妻子！’厄達的父親向卡尹說，他是個身量高大，骨格粗闊的猶太人，有一副大的鬍子，在他那貴族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金邊的眼鏡。卡尹聽完這話，有一陣溫柔的熱氣佈滿全身。他含羞地偷偷瞟了一下窈窕頭的厄達，此時她穿着旅

行的服裝，正向他嫣然微笑。

‘好好照料她。’她母親增說，她是五十上下的婦人，大眼睛，穿着黑色衣裳。

‘她同我眼中的瞳子一樣寶貴。’卡尹熱情地隨口而出，忽然自覺失言，臉紅起來。

‘千萬別忘您是波魯。散德維支，’厄達警告說，向他發出同樣柔媚而友愛的微笑。

‘我一定記得牢牢的。’卡尹用同樣熱情回答。

‘這是護照：我現在是在您的手握了。’厄達把本子給他說。

他小心地說牠放在衣袋裏，凝視着厄達，順口說：‘交給我是再妥當沒有了。’剛說完又反悔起來。

到關口要坐三個鐘頭的車。在這三個鐘點，他坐在她旁邊，因想與她更親密一點，他忽然轉過頭來，提議說：‘我想可以幫助我們免除別人的疑惑，如果我用‘你’稱呼您，您也用‘你’稱呼我。’

在說完這簡短的提議而等候她贊同的時候，她的臉變紅了，他的心臟亂跳起來。

‘我不敢說，’她遲疑說，‘高等社會裏夫婦是否

用‘你’相稱。

‘但是不如此竟或引起別人的疑心呢——我意思說，‘你’比較適宜於我們。’他說服道。

她終於同意了。

不幸卡尹找不出機會用這兩個字。末後，眼望欲穿的機會來了。這時他正凝望窗外。太陽像血紅的圓盤，正落在濃蔭的樹林之後，用它將死的光輝把樹梢都鑲上金邊。卡尹被這美景所迷，喊道，‘看哪，厄達，你看哪，多麼美麗！’

厄達站起來向窗外遙眺。‘妙啊！’她說。

卡尹正坐在她的右旁。可是他並不看落日，却端詳厄達的面龐，他悲哀起來了。

他們一齊坐下，厄達開口說：‘您要知道——’

‘你要知道，’卡尹改正道。‘要是如此，我恐怕要露馬腳了。’

‘不要愁那個。’她堅持地回答說，‘您要知道我們快要到關口了。’

‘唯其因為這個原故，我們更須謹慎。那麼，你說什麼，厄達？’

她溫和地一笑，答道，‘您真要百般的玩這把戲啊！’隨後，更戲謔地說，‘我說，我親愛的散德羅維支，我們不久便要到關口了。’

‘到關口怎麼樣？’他也報以一笑，握着她綿軟的纖手。

她並不把手縮回。這使卡尹愈胆大了。他漸漸地挨近她，挨得十分緊，溫存地向她小聲說，‘你是怎樣一個可愛的，乖乖的孩子啊！’

她用她那兩隻黑眼瞅着他，默然無語。

末了，火車快到亞歷山德羅那關口一站了。火車突然開得猛速驚人。一個高大的憲兵，有一副可厭的髭鬚，進來了，用官場的聲調喊道：‘護照。’

卡尹把護照拿出，交給那憲兵。

‘你呢？’憲兵用俄語問厄達。

‘她是我的妻子。’卡尹用同樣語言回答。

‘好好’憲兵說，好像承認了這對夫婦，卡尹覺得這承認給他以莫大的奉承。

憲兵把搭客的護照都收齊了，出去的時候把車箱的門鎖上。

‘現在我們真是夫與妻了。’卡尹熱情地向厄達小語。

‘是的，自然，’厄達點一點頭。

她的勉強承認使卡尹十分快樂，他大胆轉身向她柔聲問，‘你要吃一口東西嗎？’

她笑了一笑，溫和的答道，‘不是我要吃，或者是您要吃罷——哦，我說錯了，你要吃親愛的。’她趕快改正。

‘是，我真餓了。’

他立起來，把她的旅行袋取過來，其中盛着他們的點心，交給她。

她開了袋子，把她母親預備下的食物拿出。

‘祝我母親長壽。’厄達一面吃一面祝道，她那兩隻黑眼變得愈大愈黑了……

‘吃罷，散德羅維支。’她催促卡尹。

‘是的，我的小鴿子，我吃。’

厄達大笑起來。

‘你是個完善的美術家啊。’她在他耳旁小語道。

‘爲什麼?’他問……

‘我的天哪?’她小聲嚷,佯爲嗔怒的樣子,因爲他不明白,說完又接續了。

正在此刻憲兵來了,跟着一個長官,交還護照。

‘波魯,散德羅維支!’

‘在這裏。’格勞斯曼應聲道,心中不無猶遲。

‘你呢?’

‘我的丈夫。’她指卡尹說

‘好啦。’那官長同意了。

卡尹。格勞斯曼此時把革命呀,障礙物呀,和對於軍隊的銜恨都忘了,却對這位少年軍官深抱感謝;過了一會,等憲兵和官長都出去了,他批評說,‘他們中間也有不少好人。’

‘盼望魔鬼附着他們個個人。’厄達不同意,頗拂他意。火車起始開動了。

‘我們出境了。’她歡然說。

‘我們照舊是夫妻,……德國也不比俄國好,……我們仍要彼此稱‘你’。’

‘就如你所說罷。’厄達不關心地回答,‘就用‘你’

罷。’

每一停必有許多旅客下車。不久厄達和卡尹就成了車箱內所唯有的搭客了。

‘祇剩下我們了!’卡尹歡然喊出。

厄達不明白他的快樂從何處來。她冷冷地望着他說。‘現在我可以用你的真稱呼你了。那麼，格勞斯曼先生，你在德國有什麼計劃呢?’

‘德國!’卡尹一想到這裏便打戰，‘德國麼?’他沈默下去。

他囁嚅不能回答。他忽然悟到這把戲已經過去了;他現在又回到這真實的，頑梗的，悲哀的現實世界了;不久真散德羅維支將要把這美麗的女子據為己有，而他，卡尹，則將在孤獨中無日的地在柏林京上漫遊。凡此諸念皆把他束縛得不能動轉，他被長遠而艱險的前途的恐懼所壓住了。

他遙瞰窗外，夜色如漆，時時有一個小光——一個渺遠的光芒——閃過而溶於黑夜之中。

萊辛 (A. Raisin) 生於一八七六〇他在新猶

太作家中算是俄國派。他善用冲淡的筆墨和滑稽的布局寫人生的悲劇，所以又有猶太柴霍甫之稱。在英文中曾有兩個人譯他的東西，一個是 Helena Frank 一個是 Issac Goldberg 本篇即從後者的譯本中選出。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5953B

6'

1754

